

白羽

十二金錢鏢

卷十二



---

---

# 二十金錢鏢

第二十卷

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

著作人 白

羽

發行者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 
代表人 徐稚鶴

發行所

百新書店股份有限公司  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中  
分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

特約所

香港百新書店  
皇后大道中三十九號B

國光新書局

廣州漢民北路七十六號

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第一版

---

---

錢鏐部四稿初部作

# 二十金錢鏐

· 白羽作 ·

二 第二卷目次 二

## 第五十六章

飛豹子一戰潛蹤去  
丁雲秀單騎助夫來

..... 一

## 第五十七章

陰持兩端縮手空招忌  
窮詰內間衆口可鑠金

..... 一五

## 第五十八章

護密札掩燈謎行藏  
窺隱情破窗犯白刃

..... 二七

## 第五十九章

雲破月來疑團得驟解  
推心置腹婉辭慰前嫌

..... 四〇

## 第六十章

憚強敵伉儷籌善策  
揭真面仇讎對針鋒

..... 五〇

錢鏐四部稿  
初部作

# 十二金錢鏢

## 卷十二

(修訂四版)

白羽作

### 第五十六章 飛豹子一戰潛蹤去 丁雲秀單騎助夫來

鐵布衫屠炳烈和孟廣洪，騎馬搭伴，往西南搜尋，眼見三匹棗紅馬穿小村跑了；估摹去向，恰奔火雲莊。這時，路照和石如璋也從步下追躡過來；四個人合爲一夥，穿過小村，半騎半步追了一程。人家的馬快，他們都累乏了，趕出好遠，實在追不上，只好住腳。屠炳烈受過傷，滿頭出汗，更覺飢疲；緩了緩氣，齊往回走。走不多遠，仍不肯這樣白白的回去，四個人一商量，重往小村勸來。

村中井台上，正有人汲水。四個人忙探衣掏錢，道勞借桶，汲水止渴，答訕着問話。起初以爲這里也許是接近盜窟，恐怕問不出甚麼；不想這汲水的村民脫口講出實話來。這里叫做半鋪村，地面很窮，十幾戶人家，十家倒有九家是鄰莊的佃戶。剛才走過的那三匹棗紅馬，乃是路南第四門柴阿三家寄寓的辦貨客人；說是收買竹竿來的，前後借寓也有十多天了。個個挺胸腆肚，說話氣很粗，北方口音，忽來忽去，不像買賣人。柴阿三是本村最不正幹的住戶，好耍錢，不肯抗鋤，常在家裏擺小賭局；錯非他才肯招留這些生人借住，正經農家再也不肯幹的。這汲水男子絮絮而談，對柴家很露不滿。

屠炳烈等聽完暗喜，精神俱都一振；即忙找到柴家叩門。這柴家竹籬柴扉，五間草舍，院子很寬綽；院內沒有拴著馬，牆隅却遺有馬糞。門聲一響，出來一個高身量，暴眼厚唇的中年男子，橫身當門，很疑忌的看著屠炳烈這幾人，強笑道：「你們幾位找那個？」孟廣洪指著自己的馬說道：「柴朋友，你們這裏可有喂牲口的草料麼？我們貪趕急路，這馬誤了喂飲了。」柴阿三眉峯一挑，似笑不笑的說道：「對不起，我這裏不賣草料。」路照忙把一小錠銀子，遞在柴阿三的手裏道：「我們只煩你勻給一點秣料；你看我

們這兩匹馬，眼看餓得走不動了。」

柴阿三見錢眼開，把銀子接在手內，掂了掂，臉上猜疑頓釋，換出笑容來。回身關門，端出草料；重開柴門，把草料筊羅放在門口外，又提出水桶來。四鏢客讓兩匹馬吃草，開始向柴阿三套問騎馬客人的來歷。柴阿三這漢子很狡猾，厚嘴唇一吭一吭的；問得久了，却也擠出不少的實話。他承認有幾個販竹客人在他家借住，他也曉得他們行止不地道；但是他們給了不少房錢，他就顧不得許多了。他說：「好在這是火雲莊彭二爺引見來的，也不怕他們短了房錢；就有甚麼岔頭子，還有彭二爺頂著哩。」

四鏢客忙問：「這彭二爺是誰？」答說：「是我早先的莊主，前年我還承租他的稻田哩。」四鏢客忙又問：「火雲莊有位武勝文武莊主，你種過他的地沒有？這武莊主和彭二爺聽說是親戚，可是的麼？」柴阿三說道：「這可說不很清，武莊主是火雲莊的首戶，彭二爺自然跟他認識。」（實則這彭某正是武勝文的管事的，柴阿三這漢子搗鬼不說罷了。）

四鏢客轉過來盤問這寓客共有幾人，都姓甚麼，是那里人，甚麼時候來的，他們甚麼時候走？柴阿三笑了笑說：「有姓張的，有姓王的，有姓李的，有姓趙的。」石如璋道：「嚇，他們一共多少人呀？」柴阿三忽然改口道：「就只三四個人。：他們住了半個來月，也快走了。他們是從外縣到我們這里來收買竹竿的，他們是紙廠跑外的夥計，大概都是外鄉人，也有北方人。」

問了一陣，再問不出甚麼來了。但從柴阿三說話的口風中，已推知這些寓客不止四人。並且張王李趙都是熟姓，他們的真姓名仍是難考。不過他們畫出夜歸，夜出晝歸，幾個人替換著出入；這已由柴阿三無意中以南滿的口吻說漏了。四鏢客遂不再問，把馬喂飲好了，便即出村；潛將柴阿三的住處方向牢牢記住，立刻往回路上走去。走在中途，和尋找他們的人遇上；引領著一同進了古堡。屠炳烈支持不住，竟呻吟一聲，坐下來，不能動轉了。俞劍平忙過來給他推拿，疏通血脈。跟著由路照，孟廣洪，石如璋，對衆報告所見，說是賊奔西南走了。但另有一個先回來的鏢客說，眼見兩個賊人繞奔西北去了。

姜羽冲尋思了一晌，向大家計議道：「西北西南都得細搜；倒是這座空堡一無所有，不值留戀。現在我們人已尋齊，還是先回店房，用過飯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。」蘇建明插言道：「不過小走路照說的這個半舖村柴阿三家，定有毛病，我們總得先抄抄他。」俞劍平道：「自然得先抄，這一準是賊人的底線。：說時看了看衆人，個個面現疲容，便說道：「索性我們趕緊回苦水舖，大家用過飯，稍爲歇一歇，再趕緊搜下去。」胡孟剛道：「這荒堡留人看守不？」俞劍平道：「這個地方太曠了；姜五爺你說，該留幾個人呢？」姜羽冲道：「不慙留人了，咱們全回去；到店裏用過飯，緩過氣來，還是咱們大家一齊來。咱們把人分爲三撥，一齊往西北，西南，正北三面淌；東面不用管，賊人反正不在東面。」俞劍平點頭道：「西南面頂要緊。」衆人道：「是的。」這一次出堡綴賊，據回來的人說：飛豹子和他的黨羽大概是奔西北，西南走的。俞姜二人根據這些人的報告，覺得西南一路，距火雲莊不遠，賊人什九是奔那邊去了；往西北逃走的賊人，恐怕是故意繞圈。

大家決計出堡回店，遂推舉四位少年鏢客，兩個精明強幹的淌子手，藏在暗中，監視古堡前後門，和西南角半舖村。大家把所帶的乾糧，食而未盡的，都給這六個人留下；因爲近處全是荒村，沒有飲食店。又留下兩匹馬，以便六人緊急時，火速騎馬回店報信。其餘大衆便三五成羣，分爲三路，歷歷落落，往苦水舖走來。或騎或步，或穿短裝，或換上長衫，一面走，一面順路查看。俞劍平和胡孟剛，姜羽冲，馬氏雙雄，做一路步行走；老拳師蘇建明，松江三傑，奎金牛金文穆，和受傷的鏢客騎着馬走；單臂朱大椿，黃元禮，蛇焰箭岳俊超等，也是步下走。

這時候快到晌午了，忽然天陰起來，一片驕陽遮入灰雲之中，天際大有雨意；可是沒有風，越顯得悶熱。這些人沒有找着鏢，又沒有綴着賊人的準下落，人人都不高興。年長的英雄默然無語，只縱目觀看四面的野景，端詳附近的地勢；少年英雄就忍不住談論夜戰之事，痛罵飛豹子。九股煙喬茂衝着鐵矛周季龍，沒影兒魏廉，大說閒話：「難爲你們二位，和閔成梁怎麼釘着的！那時候倒不如把我留下了；我若是留

在苦水舖，多少準能摸着賊人一點影子。」鐵矛周季龍大怒道：「你做甚麼不留下？」沒影兒立刻也冷笑答道：「那時候，紫旋風闖大哥本來要請番師傅留在這裏，只不過你老人家怕賊找着你，又怕教賊人把你暗算了。番師傅的記性大概不甚老好的，你就忘了你搶着要回去，還要我們陪着你走了！」三個人旁叨了一路，最後九股煙把屠炳烈，孟震洋也饒上了；雖沒當着兩人的面，却也說了許多不滿的話。別人聽了並不理他。

十二金錢一行出離古堡，仍循着鬼門關一帶舊路走，霎時走到賊人昨夜邀鬥之地，幾個人不覺的止步尋看起來。葦塘中的百十根木椿，當時幾乎被飛豹子根根登倒；此時只有不多幾根，還浮在水面上。塘邊腳跡凌亂，其餘木椿不曉得被甚麼人撈走了。在這曠野中，並沒有甚麼人往來，好像農夫們都回家用午飯去了。只在一座葦塘邊，看見兩個鄉下小孩，光着腳，正在那里爭奪着打架。逼近來看，原來兩個小孩正在共奪一枝弩箭，兩只鋼鏢；這個說我撈出來的，那個說我先看見的，對罵對打，吵成一片。俞姜二人相視示意，湊過去問了幾句話，並沒有問出甚麼來。姜羽冲掏出幾十文錢，把那兩枝鋼鏢，一枝弩箭買了過來。細加驗看，知道內中一枝鏢是鏢行遺下的；那一枝弩箭和另一枝鏢却是賊人打出手的。弩箭上有一個「月牙」花紋，鋼鏢上鏤着個「飛燕」的花樣。俞胡姜等傳觀一過，復往前走。一路上人蹤跡，印在泥途中，歷歷分明；再找暗器，沒有續發見。

轉了一圈，回到集賢店房。時光庭和于錦，趙忠敏等迎了出來。那拳師蘇建明的三個弟子在店房留守的，也陪着海州的兩個捕快，出來相見。問起來，才知道蘇建明帶二弟子路照，夜出客店，赴鬼門關時，蘇門三個弟子暗保着捕快，潛藏在別處。那潛身處就在集賢客店的斜對過，是一家小藥舖。由捕快借仗官勢，硬借住了一宵；三個弟子都伏在舖面房頂上，監視了整半夜。當下會面，兩個捕快忙問俞胡二鏢頭：「事情怎麼樣了？」胡孟剛把眉毛一皺道：「不好辦，賊人又溜了！」一臉的怒容，恨不得找誰出氣才好。姜羽冲，俞劍平忙陪笑把經過的情形，草草對捕快說了一遍。兩個捕快道：「要是瞧着不行，咱們稟報

實應縣，派役協捕怎麼樣？」俞姜道：「那倒不必，二位捕頭你放心，不出三天，我們一定找出準章來。」又問店中有無別的動靜？答道：「沒有。」蘇建明的三個弟子却偷偷告訴俞姜：四更以後，瞥見兩條黑影，來到集賢客棧門前窺探，似要上房；被三弟子投石擲路，將兩個人影驚走。因護着捕快，也未敢追逐；此後別無動靜了。俞劍平聽罷，連聲誇好，道勞。

跟着大家把店夥叫來，打水，洗臉，吃茶，催飯。飽餐之後，只歇了不到半個時辰，俞胡姜三老立刻把衆人邀到正房，點配出勘盜迹的人數和路數，這一回集中人力，專側重西南，西北兩面。先派四個壯士，把暗守古堡的四個鏢客替換回來。松江三傑的夏靖侯，和別位負了傷的鏢客，就在集賢客棧留守；其餘的人掃數出發。頭一撥由老拳師三江夜遊神蘇建明，和松江雙傑夏建侯，谷紹光，馬氏雙雄馬贊源，馬贊潮，蛇焰箭岳俊超等一班勁手，隨同蘇門二弟子路照，鏢客石如璋，首赴西南半舖村查勘；這是頂要緊的事。單臂朱大椿，奎金牛金文穆，率幾個鏢客，另搜西北一路。鐵布衫屠炳烈已然歇過氣來，就打算由他陪同智囊姜羽冲，求見古堡原業主邱敬符的當家人和管事人，刺探飛豹子和子母神梭武勝文的現在情形。最後再由俞胡二鏢師做爲末一撥，前往半舖村。仍派淌子手和鏢行夥計，回寶應送信；并到四路卡子上，找霹靂手童冠英，霍氏雙傑，靜虛和尚，綿掌紀晉光等，問一問這兩天的情形。便是這樣分派好了。那輪班守堡的鏢客先行一步，立刻向邱家園子出發。其餘大眾忙忙的又吃了一回茶，立刻穿長衫，暗帶兵刃，也分撥出店，散往西北南三面去了。多一半人步行，少數人騎馬，預備有了動靜，好騎馬奔回來報警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鐵牌手胡孟剛，和智囊姜羽冲，暗暗的偷着于錦，趙忠敏兩人的神色，似仍然流露着不安。大家縱談飛豹子豪橫無禮，出沒不測，于趙兩個人竟有些緘口，不願聞問。胡孟剛臉上帶出不好看的樣子來，被姜羽冲暗扯了一把；九股煙喬茂也在那里叨念閒話，也被鐵矛周季龍惡狠狠瞪了一眼，才罷。飯後遺衆出發，于趙二人也被派出去。俞劍平，姜羽冲特爲緩行一步，抓着一個空，把時光庭調到沒人處，悄悄的向他打聽：于趙二人由打鬼門關回店以後，作何舉動。據說，這兩個人和時光庭先後奉派，



替蘇老師徒回店留守時，于趙搭着伴，一個勁飛跑，東張西望，總往身後瞧。時光庭跟他二人只前後脚回去，可是竟沒追上二人。直趕到集賢客棧，于趙二人忽然不見了；他們倆竟沒有一個回店。直等到時光庭在店裏店外，轉了一圈，又過了一會，于趙方從店後跳牆進來。沒等着問，于錦便說：「迷了路，遇上兩條人影，追趕了一陣，也沒有趕上；直轉到這時候，方才回店。趙忠敏便問時光庭回店時，也遇見甚麼沒有？」時光庭回答道，我倒沒有碰見甚麼。

跟著時光庭便用話試探于趙，並打聽飛豹子的來歷；這兩人面含怒容，不肯回答。強問了幾句，碰了兩個釘子；時光庭冷笑作罷。那于錦，趙忠敏跟着說：「鬧了一夜，累了。」放倒頭，躺在店房床上就睡，一點也不戒備。時光庭當然不放心，還恐賊人出其不意，再來擾店；握着刀假寐，直戒備了下半夜。俞劍平忙問：「到底有甚麼動靜沒有？」時光庭想了想，說：「沒有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可有人和于趙私通消息沒有？」時光庭道：「也沒有。」胡孟剛道：「他們倆就老老實實躺在床上睡覺麼？沒有伸頭探腦，往外瞧麼？」時光庭道：「也沒有。」俞胡姜三人一齊詫異。俞劍平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于趙二位似乎沒有可疑了？」姜羽冲道：「時師傅，據你看呢？他們倆一點可疑的地方也沒有麼？」時光庭沈默不答，半晌才說：「可疑的地方倒也有點，只是不好做準。我看見他兩人背著我低語，好像商量甚麼，爭執甚麼。大概于錦身上，還許帶着甚麼東西；趙忠敏找他，他不大願意掏出來。」俞胡二鏢頭道：「哦，甚麼東西呢？」細問了一回，便請時光庭隨時留意；把阮佩章，李尙桐等也囑咐了，仍教他們跟于趙做一路走。他們這幾個少年，原本和于趙年紀相仿，脾性相投，可以套問套問。

當下分派已定，俞胡二鏢頭由孟廣洪引領，姜羽冲由屠炳烈陪伴，一齊離店分途。俞胡直趨西南小村；姜羽冲騎着馬，由苦水舖東行，往寶應西北鄉走。一面走，一面向鐵布衫屠炳烈，打聽古堡邱家園子原業主邱敬符的爲人。走出四五里，迎面開著兩條并行的土路，靠左是大道，右面是田徑小路。姜屠兩人爲抄近道，踏上田徑，從一片片青紗帳中通行。又走出半里多地，驀然左邊大道上，塵起浮空，馬走鸞鈴，

豁朗朗直響；一個人聲如洪鐘，振吭吆喝道：「喔，吁！……呔，那邊甚麼人？」鐵布衫屠炳烈，智囊姜羽冲在馬上聽得分明，頓時腳踏馬鐙，將身直立起來；隔着青紗帳，往隔田大道察看。禾田深密，看不見隔路人蹤；在背後一箭地外，却有一條歧路，橫穿田徑大路。姜羽冲用手一指，與屠炳烈一齊勒轉馬頭，急急的奔向歧路；隔路的蹄聲已如飛奔來。

鐵布衫屠炳烈繞到橫路上，駐馬以待。從青紗帳後大路上，並轡轉過來三匹高頭大馬；騎馬的是二老一少，都穿着短衫。左首那個老人光着頭，不帶草帽，身量很高，腰板很直，生得童顏皓首，瘦頰疎眉，睜着朗如寒星的一對碧眼，顧盼自如，揚鞭縱馬走來，左首那一人黑面孔，濃鬚眉，已是年逾五旬。身後還跟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壯士，眉目之間，精神壯旺。屠炳烈張眼端詳，並不認識；回頭一看，智囊姜羽冲已然揚聲高叫了一聲：「二位老哥！」立刻翻身跳下馬來；對面右首那人立刻也滿面堆歡，舉手道：「噢，智囊！」

兩邊的人一齊下了馬，姜羽冲忙給屠炳烈引見。右首那位正是把守南面卡子的靈霧手童冠英，左首那位正是各路傳信的振通鏢師金槍沈明誼；後面那個少年却是綿掌紀晉光紀老英雄的小徒弟八叉吳玉朋。這三位跟屠炳烈說起來，都算熟人，可是從前很少見過面。雙方牽著坐騎，寒暄數語。霹靂手童冠英最爲性急，忙問姜羽冲：「十二金錢鏢頭在那里了？你們訪的怎麼樣，有眉目沒有？我們在南路卡子，卡了這幾天，沒有白卡；我們可是跟飛豹子手下的人招呼起來了。」

智囊姜羽冲道：「哦！打起來了麼？」正要往下細問，童冠英搖着囊的手道：「我們那里打倒是打了，究竟稀鬆。瞎亂了一陣子，我們把狗賊踩盤子的追跑了；只探出飛豹子跟火雲莊真是通氣罷了，此外可算一無所得。我先問問你們吧，姜五爺跟屠師傅忽然跑到這裏做甚麼？可是前面打起來了，要回寶應邀人麼？」

姜羽冲忙道：「不是，我們這是打聽飛豹子的下落去。」童冠英皺眉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們也沒有撈著

，我們也沒有撈著。不過我猜著這個飛豹子，多半是藏在火雲莊，火雲莊至少也是他潛蹤落脚的地方。」「互問了幾句話，姜羽冲遂將關門鬥技，探堡撲空的經過，向童沈吳三人，扼要的說了一遍；急急的轉叩沈明誼，各路有何情報。又問吳玉朋：「令師綿掌紀晉光紀老前輩，把守東路寶應湖畔，可有甚麼動靜？」沈明誼只說道：「海州現在來了專人，……還待往下說，那吳玉朋已搶着講道：「家師正爲沒有動靜著急，我們在湖濱把了好幾天，一點風聲草動也沒有。只在水路上半夜裏，發見一點可疑的情形；我們刨了兩天兩夜，也沒有刨出所以然來。家師很不甘心，怕別路上也許吃緊，所以打發我來送信；就便問一問俞胡二鏢頭探探水舖，究竟見着正點沒有。還有郝穎先郝師傅，白彥倫白店主，二位拜訪火雲莊的結果，究竟怎樣，我們都很惦記。我們家師說，東路寶應湖一帶，一定不是賊人出沒之所。他老人家要上苦水舖來，又不願擅離職守，所以打發我，先到寶應縣城義成鏢店問一問。他老人家大概明天晌午，或者後天一早，就要回寶應縣。」

姜羽冲聽罷，轉臉來，仍和金槍沈明誼敘話。沈明誼道：「俞胡二位真個的已和飛豹子見過陣仗了麼？」姜羽冲道：「打了半夜呢，只是那傢伙匿名不肯直認。我說沈師傅，那個劫鏢的飛豹子可是赤紅臉，豹子頭，豹子眼，疎鬚鬚麼？」沈明誼道：「是的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可是身量很高，並不胖，比你還高二三寸麼？」沈明誼道：「不錯呀，他使得可是鐵菸袋標！」姜羽冲道：「是的；他穿着肥袖短袍，遼東口音，還會打穴，打鐵菩提子？」沈明誼道：「對對！不過劫鏢時沒有動暗器。」屠炳烈把手一拍道：「一準是他了，這個老殺材，他可是不認賬。他還使那臭菸袋，點傷我的穴道；若不是俞鏢頭相救，立時推血過宮，我二十年的鐵布衫橫練功夫，生生教他給毀了。」說着一摸背後的「氣俞穴」，道：「現在我這裏還有點麻木呢。」

智囊姜羽冲拋開閒話，重問沈明誼，各路還有甚麼消息？沈鏢頭專騎前來，是不是有緊急事情發生？沈明誼忙將各路卡子上所遭的情形，說了一番。寶應縣城內一無事故；四道卡子只有兩面見了動靜；漢陽

郝穎先前往火雲莊，昨天下午，已經派人回來送信。在火雲莊，已經見着子母神梭武勝文武莊主，面子上倒很客氣；不過武勝文瞪著眼裝傻，討鏢銀這事一字不題；講到飛豹子這人他也一點不認。他只自承：「有一位武林朋友，慕名訪藝，要求見見十二金錢俞三勝本人。郝師傅如果願意見他，倒也可以。不過此人現到芒碭山去了，我可以派人把他找回來。」說的話非常狡猾，教人摸不著邊際。郝穎先郝師傅當時用話擠他，說是：「俞鏢頭也很願意見這位朋友，郝某自己也想見見。請武莊主先容一下，能在此地見面，那是求之不得的；否則擇日指定一個地點，雙方見面也好。」武勝文說：「那個好極了，郝師傅如果不見外，請求稍候兩天，我立刻派人找他去。等我問準了這位武林朋友的意思，再發請帖，請俞郝二位賞光賜教。」聽武勝文的話風，直是支吾搪塞故意耗時候。郝穎先不得要領，未肯空回；他決計要夜探火雲莊，先鬥一鬥子母神梭武勝文；故此他先打發人，來寶應城送信。

沈明誼說到這裏，姜羽冲着急道：「就只是郝師傅一個人，他就要獨探火雲莊麼？那豈不是自找上當？」霹靂手童冠英拈鬚說道：「不，他不是還同着兩位嚮導了麼？」姜羽冲只是搖頭，非常担心；忙又問金槍沈明誼，城裏留守的人可曾想法子派人，接應郝師傅沒有？沈明誼接聲說道：「淌子手一回來，我和寶煥如寶鏢頭，聽見郝師傅這種打算，也很替他着急。現在寶鏢頭已經帶着人，趕去接應去了。」姜羽冲忙問：「去了幾個人？」沈明誼道：「六位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太少，這那能行？強龍不壓地頭蛇，我們就只幾個人，人家子母神梭武勝文乃是人傑地靈；況且敵暗我明，郝穎先郝師傅這麼精強的人，怎的竟會這麼魯莽？」霹靂手童冠英道：「也許是被子母神梭話趕話，擠在那里，不得不亮一手。事已至此，不必說了；我們還是打算第二步辦法。咱們上馬吧，先到苦水鋪，見了十二金錢俞劍平俞大哥；索性咱們會齊了人，全奔火雲莊，不就完了？」姜羽冲只是搖頭，以為來不及了。

金槍沈明誼忙道：「姜五哥不用着急。去的這六位全是硬手，你知道揚州無明和尚，和崇明青松道人麼？他二位剛好趕到寶應縣城，前天九頭獅子般懷亮般老英雄也來了。現在是寶煥如和青松道人，九頭獅

子股老英雄等，搭伴前去探莊助勢。揚州無明和尚，現在就請他在寶應留守，人數很够了。」姜羽冲聽了，方才稍稍放心道：「青松道人，九頭獅子去了，這還好些；不過究竟我們還是人少。咱們快翻回苦水舖罷。」

金槍沈明誼道：「現在還有一件要緊的消息。」眼望姜羽冲道：「今天早上，海州又來人了，是我們振通鏢局夥計，連夜趕來的。……」姜羽冲道：「唔，不用說，又是州衙催下來了。」沈明誼道：「可不是，海州州衙，和鹽綱公所，全等得不耐煩，催俞胡二位速賠鏢銀，他們並不管尋鏢緝盜，有無頭緒，只催我們先賠出鹽幣，後找失去的鏢銀。趙化龍趙鏢頭實在兜不住了，他還附來一封信。」一拍衣囊道：「這封信現在我身上呢。」童冠英，屠炳烈齊說道：「這信看不看的不吃勁，沒的倒教俞胡二位着急。」沈明誼道：「不過還有一件意外的消息，也是由我們鏢局夥計帶來的，是口信。姜師傅，你猜怎麼樣？十二金錢俞鏢頭的妻室，那位丁雲秀夫人，已經由雲台山清流港，專程西下，找到海州來了。還同着一位退職的武官，叫做甚麼蕭贊英蕭老爺；是搭伴一道來的，大概是俞夫人娘家的親戚。」

智囊姜羽冲，鐵布衫屠炳烈一齊愕然。幾個人正要扳鞍上馬，不由的立住了；眼望着沈明誼，說道：「怎麼，十二金錢的娘子找來了？」霹靂手童冠英更含着詼諧的笑容道：「俞大哥今年正五十四了，這位俞大娘子丁雲秀小姐還是他的元配。他們兩口子一同闖蕩江湖，俞不離了，丁不離俞，已經有三十多年了。記得七八年前，我還和她見過幾回面。她也是半老徐娘了，嘻，算起來她今年至少也有四十七八，快五十來歲了。怎麼的，她的當家的才出來一個多月，她就找出來了？這可新鮮，我得問問我們俞大哥去。」你們小兩口兒如鶼如鶼，怎麼一步也離不開？「你瞧兩口這股子老纏綿勁兒！不行，我真得問問她去。」

說得眾人哄然大笑。智囊姜羽冲皺著眉頭，連連搖手道：「童大哥別說笑話了，這裏頭一定有事！」急急的轉向沈明誼問道：「俞夫人現在那里？」沈明誼笑道：「聽我們鏢行夥計說：她先到海州，還要轉奔別處；教夥計傳來口信，說是她準於四天內，趕到寶應縣。……我們因為這個原故，我和寶煥如鏢頭一核

計，已經在寶應縣，給俞夫人備好了公館。不過小弟和寶鏢頭只跟俞夫人見過幾次面，沒有深談過。寶煥如寶大哥又上火雲莊去了，寶大哥的家眷又不在這里；等到她來了，竟沒人照應，覺着差池一點。所以我這才奔苦水舖來，問一問苦水舖訪鏢的情形，就便好把俞大哥請回來。」

沈明誼這麼說着，霹靂手童冠英只是嘻笑。智囊姜羽冲却手點頰角，不住猜思，道：「俞大嫂來了！這究竟有甚麼緊急事故呢？莫非飛豹子又上雲台山清流港，生事去了？」沈明誼道：「這可說不定；我們的鏢局夥計，只傳來這麼一個口信，內情並不明白。」姜羽冲又道：「怎麼還有一位武職官蕭老爺回來？這又是何人？難道是官差委員？這人究竟甚麼官職？」沈明誼道：「這位蕭老爺是都司，聽說是俞大嫂娘家的什麼人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哦，是都司武職大員麼？那就不要緊了，那大概是親朋。」

童冠英捫鬚大笑道：「這位蕭大老爺，別是我們俞大哥的小舅子吧？」智囊姜羽冲失笑道：「俞大嫂的娘家分明姓丁，怎麼又跑出姓蕭的舅爺來，那可真是笑話了。」幾個人全都笑了。沈明誼笑道：「可是聽我們夥計說，這位蕭大老爺確是管了雲秀夫人叫老姐姐，丁夫人也管他叫九弟，叫得很親近，大概是親戚。」姜羽冲笑道：「二位口下留情吧。幸虧俞大嫂是四五十歲的老婆婆了；要是年青，教你們這一說，俞大哥還許動刀子呢。」霹靂手童冠英道：「姜五爺，你可別那麼說；人家丁雲秀丁小姐，眼下固然人老珠黃，年青時可是漂亮人物。前七八年我見着她時，她已經四十多歲的人了，還像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佳人；正是徐娘半老，丰韻猶存。你不知道她和我們俞大哥乃是同學麼？他們兩口子同床同道，全練的是內家功夫，返老還童，面貌都少相得很呢。他們兩口子好得蜜裏調油，你想她會醜得了麼？」

智囊姜羽冲笑了笑，仍然沈吟道：「這位蕭老爺當真管俞大嫂叫姐姐麼？」沈明誼道：「一點不假。」姜羽冲道：「那就是了，這一定是俞大嫂邀來的幫手。不是我多心，我只怕飛豹子又生是非。剛才猛聽你一說，我疑心是武弁押着俞大哥的家眷，來找本人來呢。」

童冠英道：「官差押家眷，也押不着俞太太呀。我說這位蕭大老爺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？他也同

着俞大嫂，一道上寶應縣來麼？」沈明誼道：「大概是也要到寶應縣來的，是一路不是一路，倒不敢說。我們這鏢局夥計笨極了，問他甚麼，他都說不知道。他只送來這麼一個口信，說是俞夫人已經親身登程，來找俞鏢頭；先到海州鏢局，見過趙化龍老鏢頭，問明俞鏢頭現在寶應，她就說四天內準趕到寶應縣。據說她還要往西壩去，也不知是轉程邀人，是改路訪鏢，還是辨別的事，：大概許是邀人。」

姜羽冲點點頭，又問道：「這位蕭老爺，你們鏢局有認識他的沒有？到底是怎麼個打扮長相？」沈明誼道：「這位蕭爺麼，我們鏢局和趙化龍鏢頭都不認識。據說這人官氣十足，生得很威武的相貌，挺高的身量，說話像銅鐘似的；乍看真和我們胡孟剛鏢頭像親弟兄。胖胖的圓臉，大眼睛，通鼻樑，微有鬚鬚，大約有三四十歲。他同着俞大嫂，到我們鏢局時，穿著一身武職官服，帶着好幾個兵弁，真把人吓了一跳。他自己騎着一匹大馬，在鏢局門前一站，很够神氣。」童冠英道：「俞大嫂呢？」沈明誼道：「俞大嫂是坐小轎來的，只帶着十幾歲一個小孩子。」姜羽冲道：「是男孩還是女孩？」沈明誼搖頭道：「是男孩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可是俞大哥的令郎俞瑾？」沈明誼道：「不是；俞瑾十六七歲了，這個小孩才十三四。」姜羽冲道：「這又是誰呢？」

霹靂手童冠英道：「姜五哥，不用悶猜了，反正不是你我的兒子。現在俞夫人丁小姐，（說至此自己失笑，）已經隻身尋夫，將到寶應，這一定有緊急家務。我們還是快奔苦水舖，把俞大哥喚回；好教他夫妻倆闊別一月，就在寶應縣雙合店房，夫妻們團圓團圓。……」沈明誼道：「算了吧，童老前輩說越越熱鬧了。」——大家這才撒鞍認燈，兩撥人合成一撥，一齊重返苦水舖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已經率眾出發。霹靂手童冠英，沈明誼，吳玉朋，和姜羽冲等一到，立刻派人把俞劍平追回。俞劍平聽說他的夫人丁雲秀即日尋來，心中驀然一驚。忙問沈明誼道：「莫非我家裏出了甚麼岔錯？或者是海州又出了甚麼岔錯？」童冠英向俞劍平笑說道：「俞大哥放心，沒有事，不過是老嫂子一個多月沒跟你見面，想你了。」引得幾個武林少年掩口偷笑；俞劍平也笑了，說道：「童二哥，你跟我開起

玩笑來了。」

沈明誼一字一板，具說前情。俞劍平聽了，猜想了一回道：「賤內往西壩去做甚麼？那裏我沒有朋友啊？還有這一位叫蕭贊英的武官同來，這可是誰呢？」沈明誼道：「傳信的淌子手胡裏胡塗，就這一點很要緊，他就偏偏沒有弄清楚。」俞劍平低頭尋思良久，沈明誼又說：「這蕭武官稱呼俞大嫂爲四姊。」俞劍平方才恍然大悟道：「是師姐，不是四姐；這一定是我們的小師弟蕭振傑。我聽說他早已作了官，他來了，好極了。」

然後十二金錢略問各路卡子上的情形；沈明誼，童冠英如前說了。俞劍平向姜羽冲等人道：「屠炳烈賢弟，路照賢弟，與孟廣洪，石如璋二位師傅，訪來的情形很對。這個飛豹子的羽黨由古堡奔西南，一定落在火雲莊了。我們與其從這里往下追，還不如索性回寶應城去。」說到這裏，笑了一聲，面對霹靂手童冠英說道：「童二哥不用拿眼瞅我，我真得立刻折回去。」童冠英道：「你是賊人胆虛，我沒有說你想太，你先敲我做甚麼？」說著自己笑了。

俞劍平立刻與姜羽冲，胡孟剛，蘇建明，和沈明誼，童冠英等商量好了，留一半人在苦水舖監視賊蹤；由俞劍平率一半人，逕返寶應縣；一來答對火雲莊的子母神梭武勝文，一來等候俞夫人丁雲秀，問問究有何事來找。

此時天色已到申牌，俞劍平本想連夜翻回去，就請蘇建明，姜羽冲等，在此地再夜探一下。胡孟剛，智囊姜羽冲皆不謂然，說是：「今夜必須由俞大哥再在這裏釘一晚上，以防飛豹子再來滋擾。」童冠英更開玩笑道：「俞大嫂還得過兩天才能來到呢，俞大哥何必這麼着急？」十二金錢俞劍平雖然老練，也被童冠英鬧得有點燒盤（臉紅）。俞劍平向來不跟人說笑話，童冠英也從來無戲言，不想這兩個老頭子忽然湊起趣來。這些少年人不便插言打趣，可也你看我，我看你的偷着低笑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道：「我只顧慮郝穎先郝師傅那裏，有點不安當；我想及早趕回去，助他探莊搜賊。」



既然大家都這麼說，我就再在這裏，多耽誤一天。不過請沈師傅多些辛苦，連夜趕到火雲莊郝師傅那裏，看看新來的幾位老師傅們到了沒有。如果松江的九頭獅子殷老師傅，揚州的無明和尚，跟崇明的青松道人，全已趕去接應，務必請他們幾位慎重行事，說我隨後就到。如果這幾位還沒趕到，千萬請郝師傅略等一兩天。就題這裏已經訪得大概情形，只待一位同道證實了飛豹子的出處形蹤，我們全班人馬全要立刻趕到火雲莊，挑明帘向武莊主要飛豹子，向飛豹子要二十萬贖鏢。勸郝師傅千萬不要辦猛了；郝師傅在這兩天內，只要守住火雲莊，看住他們人來人往的情形，我們兄弟就承情不盡。還有一節，請沈師傅順路先到寶應縣；賤內如已來到，就教她在寶應縣等我，不必到別處去了。」

金槍沈明誼道：「好吧，我這就起身。哦，我這裏還有海州趙鏢頭的信，忘了拿出來，差點教我原信帶回。」說著，把信從懷中掏出來，交給俞劍平。俞胡二人拆信看了看，眉頭緊皺，遞與姜羽冲道：「官面上的事真難搪！有保，有人，還是這麼緊逼；大概緝私營又要派員前來查辦。儘教好朋友替受官面上的擠迫，我們心上太不安了。」

胡孟剛忿忿說道：「早晚把爺們擠炸了，爺們不受他這個了！」智囊姜羽冲只將這信草草看了看道：「俞大哥用不着對趙鏢頭抱愧，胡二哥也不必生氣；好在現時一步比一步近了，教朋友稍微担點風火，也算不了甚麼，辦正事要緊。信上的話不管怎麼緊，咱們不理他，只盡力往下辦便了。沈師傅請用飯，歇足了，你再多辛苦一趟。見著俞大嫂，請替我們問好，說俞大哥和我們就到。如果俞大嫂屆時還沒有趕到寶應，就請老兄火速轉往火雲莊爲要。郝師傅看外面很沈穩，可是他本領大，胆氣更豪；請你看情形，務必把他攔住；總是大家到了，一齊動手的好。不過見面時，你千萬把話斟酌好了，別教郝師傅錯會了意，疑惑朋友瞧不起他。」沈明誼道：「那個自然。我此時已經歇足了，飯也吃過了，茶也喝够了；我趁太陽沒落，先趕一程。定更時趕到霍甸打尖，當夜可回寶應；次日趕到火雲莊，諒還不致誤事，衆位，我失陪了。」向衆人一拱手，忽忽出店，飛身上馬。俞劍平等送到店門，拱手作別。

沈明誼已去，童冠英暫留。八又吳玉朋先將綽掌紀晉光守卡的情形報告完畢，又請示了今後的辦法，便也要當日翻回。俞胡姜三人齊道：「吳賢弟明早再走不遲，你不必沈師傅，我們是特爲煩他攔郝師傅的。」俞劍平仍和姜羽冲，蘇建明，童冠英，馬氏雙雄，金文穆等前輩英雄仔細商量。胡孟剛催道：「天不早了，我們先吃飯，吃完飯就分頭辦事。」

## 第五十七章

### 陰持剛端縮手空招忌

### 窮詰內問衆口可鑠金

晚飯後，俞劍平望念各路的情形，恨不得化身三處才好。心想半舖村既見賊蹤，應該乘夜親勘一下，順路逕投火雲莊去。又想妻室丁雲秀遠道尋來，必有非常急務，應該翻回寶應縣，先覓她一面，方才放心。想到此，不覺着急道：「鬼門關白打了一夜，古堡又撲了空，半舖村還不知怎樣，火雲莊眼下就要出事，賤內又快來了，教我四面撲落不過來。姜五爺，我願那一面好呢？我瞧飛豹子必不再到古堡來了。各路卡子又沒有動靜，就有動靜也是虛幌子；我猜飛豹子本人此時必在火雲莊。左思右想，我還是索性請路照，孟廣洪二位賢弟引路，我自己帶領小徒左夢雲，先赴半舖村。半舖村至多不過是藏伏著飛豹子的幾個黨羽，現在恐怕早已溜了；我簡直先到那裏一繞，跟著就奔火雲莊，投帖求見子母神棧武勝文。這麼辦，面面都顧及了。不然的話，我真怕郝穎先郝師傅，和白彥倫白店主，在火雲莊吃了虧，我可就對不住朋友了。」

話還沒說完，霹靂手童冠英先說道：「不行不行，你只管照顧朋友，就忘了夫妻麼？嫂夫人大遠的撲你來了，你却避而不見，請問誰去款待？」俞劍平劍眉一皺，面含不悅；童冠英哈哈大笑道：「俞大哥也有紅臉動怒的時候，難得難得。真臊了麼？」俞劍平勉強笑道：「童二哥，不要取笑了；我們都長了白毛毛了，還是少年麼？」

智囊姜羽冲笑道：「說是說，笑是笑，我知道俞大哥此時心急。但是，你只顧奔火雲莊，俞大嫂來了

，必有要事；況且她還邀著一位武官來，大哥不在寶應等著她，怎麼辦呢？」俞劍平沉吟道：「好在她得過兩天才能來到，此時煩一個人回寶應縣；賤內若來，就告訴她也奔火雲莊。」姜羽冲道：「不行吧？火雲莊是小地方，未必有店，況且既登敵人之門，我們也不能隨隨便便，在那裏聚許多人。那個姓蕭的武官又不曉得是誰，就是你的師弟，也不便慢待了。小弟的意思，大哥奔火雲莊，就算明著求見武勝文，可是落腳處也得暗藏著點才好。大哥這番打算要是早打定了，也可以順便告訴沈明誼，帶回信去。現在沈師傅已走，大哥不必又改主意，還是照舊辦理。我們先在此地耽擱一夜；明日留下兩撥人，一撥由半舖村往火雲莊滄，一撥留守苦水舖。我們大家隨同大哥，齊回返寶應縣，或者大哥怕郝師傅在火雲莊鬧差錯，但是現在就去，也來不及了。我們明天早點動身，就面面顧到了。」

衆人齊說，這樣辦很對。俞劍平想了想道：「也罷。」即與姜羽冲等重新分派衆人。監視古堡的，搜查半舖村的，踏勘由此處奔火雲莊大路的，以及往來傳信的，都派妥專人。大抵每一兩個前輩英雄，即率領一兩個少年壯士，做爲一撥，以後，把留守苦水舖集賢客棧的人，也分派好了；却只得幾個人，內中倒有受傷較重的兩個同伴，和海州兩個捕快。這都需人保護，因此把他們留在店房，預備明日和鏢頭一同回轉寶應縣城。

這一次會聚羣雄，點名遣派，偏偏又把于錦，趙忠敏兩人遣落下了。于趙二少年互相顧盼，臉上神色刺促不寧。半晌，由趙忠敏站起來，上前討笑道：「姜老前輩，我和于三哥該做甚麼呢？你老人家是不是教我兩人留守店房？還是忘了派遣我們了？」于錦接言道：「我二人本來年少無能，我們錢師兄派我們兩個人來，也知道我兩個人不能擋事。可是若讓我們兩個人跑跑腿，給俞老鏢頭幫個小忙，也許能夠對付。」趙忠敏又道：「三哥不要這麼說，姜老前輩也許想教我輩留守店房；可是別位都忙着淌道搜敵，我們二人也很想出去活動活動，不願意總當看家的差事。要是你老不放心，也可以加派那位跟着我們。」

于趙二人說這話時，老一輩的英雄俱都動容，但態度依然很沉靜。其餘幾個少年不免擠眉弄眼，臉上

帶出許多怪相來。李尙柁，阮佩章首先站起來，說道：「這可是二位多疑。這功夫咱們人都聚在一處了，姜五叔那能記得那麼清楚？我們兩個人不是也還沒有派遣了麼？」屠炳烈道：「可不是，我也沒有事哩。」鐵布衫屠炳烈是不大明白的。葉良棟在旁也道：「可不是，也還沒有派我呢。」其實屠葉二人俱是受傷的，自然應該留守。

衆人全都眼看著姜羽冲，看完又看俞劍平和胡孟剛。胡孟剛就要發話，俞劍平暗拉他一把。霹靂手董冠英剛來到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就挑大指說道：「于賢弟，趙賢弟，真有你的。姜師傅，人家是來幫忙的，你總教人家歇著，那怎麼能成？也得均均勞逸呀。」抬頭忽看見衆人神氣不對，他就愕然問道：「姜五爺！」放低聲音說道：「他二位掛火了，這是怎的？」夜游神蘇建明哈哈一笑，從堂屋門口答了話，道：「董二爺，你過來聽我說。姜五爺乃是三軍司命，派人的事應該由他主持，連我小弟還要受他支派。你董二爺不摸頭，過來跟老哥哥喝杯茶吧。」霹靂手董冠英是個精明人物，碧眼一轉，立刻恍然，向姜羽冲拱手道：「軍師傳令吧。現有馬武岑彭二位將軍，爭做先鋒，應該如何分派，請你發令！」掩飾了一句閒話，便走出來，挨到蘇建明身邊，低聲問話去了。

姜羽冲這才手彈桌角，微笑說道：「我真把二位賢弟忘了，可是也有個原故。咱們的人全出去了，店房中還有兩位捕快，和這幾位受傷的。我們必須派選年富力強，會打暗器的精幹英雄，留守店房，保護他們。于賢弟，趙賢弟的鏢法，我久已聞名。我本有意奉煩二位留守，剛才一陣亂，忘了說出來。現在，就請……」趙忠敏忙道：「晚生們已經留守得够的了，別位師傅們都出過力，我們怎好老聞著？姜五爺要是瞧的起我們，求你老把我們兩個人派出去走走。我們兩個人打算結伴先探一探半鋪村，這個地方我們還熱。」于錦應聲道：「好，我們二人情願單人匹馬，不用邀伴，只憑弟兄二人的兩把刀，前去半鋪村勘查一下，順路就到火雲莊闖一闖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老師傅們如果不放心我們，就另派兩個人跟隨我們，我們也是義不容辭的。」

鐵牌手胡孟剛聽到此處，急急的向俞劍平，姜羽冲瞪了一眼，又努一努嘴。那邊霹靂手童冠英也面向蘇建明暗吐一口氣，低聲道：「哦，我明白了，這裏頭有事？」蘇建明微笑不答，只道：「老哥，你只聽軍師發令吧。」

姜羽冲忙道：「好極了，二位願意出去更好，要到半舖村淌一淌，是很可以的；不過二位要借探火雲莊，我真是不很放心。我可不是看不起二位，我只怕二位一去，打草驚蛇；萬一把飛豹子驚走了，咱們幫忙的人，可就落了瞞怨了。二位既然如此熱誠，今晚暫且歇一天，明早可以陪伴俞老鏢頭，一同前往。今天我們並不打算查探火雲莊，只不過白天監視着古堡附近，看有敵人前來窺伺沒有。一到夜深，我們便須分批去到古堡和半舖村前後內外，加意勘查敵蹤。我料賊人必在暗處伏着人；遠處不說，就說這苦水舖，我們住的這店房罷，保不定就有賊的底線臥藏着！」

李尙桐，阮佩章等三五個少年，一聽到「底線」二字，立刻譁然接聲道：「有有有，我們店裏一定有賊人的底線。要不然，怎麼我們的一舉一動，賊人知道的這麼清楚？姜五爺，這里一準有奸細，我們應該把這奸細全挖出來。」說時好幾對眼珠子不邀而同，釘着于趙。于趙二人就是沈得住氣，像這公然斥，也不由羞惱成怒了。大家全拿另一種眼光，看待他二人；而且冷嘲熱諷，都對他二人發來。

于趙二人明挨唾罵，心欲抗辯，苦於無詞，都氣得臉色雪白。趙忠敏實在按捺不住，啞着嗓音說道：「若真有底線，那倒好極了。憑諸位這些能人，何不把那底線全都挑出來？比坐在這裏空議論強多了。阮大哥，李大哥，底線到底藏在那裏？請你費心告訴我們兄弟。我弟兄不會說話，却總想做點實事；恨不得把這底線挑出來，也算幫助俞老鏢頭一個小忙。」阮佩章，李尙桐對臉冷笑道：「憑二位這份能耐，胆又大，心又細，底線落在那裏，難道還看不出來麼？我們不過是順着姜五爺的口氣瞎猜罷了；要說挑底線，非得你們二位不可。」

于錦大怒，（這話太明了，）突然站起來叫道：「這話怎麼講？挑底線怎麼非得我們？我們兩個生

八隻眼睛，十六個舌頭不成？阮大哥，李大哥，我們弟兄不懂這句話，我們倒要請問請問，是不是這底線跟我們認識？請你明白點出來。」

于趙二人全都變了臉，雙手插腰，站在屋心。阮李二人也突然站立起來。胡孟剛也忍不住挺身而起，張著嘴要發話。俞劍平一扯胡孟剛；急忙上前攔阻，衆人把于趙，阮李隔開。俞劍平深深作揖道：「諸位全都衝着愚兄的薄面，前來幫忙的，千萬不要鬧誤會。若說底線的話，我看店中決不會有，苦水舖鎮內鎮外可就保不住了。于賢弟，趙賢弟既然願意出去訪訪，就請辛苦一趟，這也是很有益處的事。」

童冠英，蘇建明等也忙走過來，連聲相勸。姜羽冲徐徐站起身來，單向于趙二人陪笑道：「這可是笑話！二位賢弟當真若認識飛豹子的底線，咱們豈不就把他的窩搜着了？于賢弟，趙賢弟，你們二位和阮李二位都是自己人，千萬別開口舌。這實在怨我疏忽，忘了分派二位了，才惹起這番誤會來。二位既想出去溜溜，好極了；苦水舖也很有幾家店房，以及茶寮酒肆，那裏面保不定窩藏着豹黨。就請于賢弟，趙賢弟，二位搭伴出去淌一淌也好。」

趙忠敏正在氣頭上，一聞此言，正中下懷，不覺的忘其所以，率然脫口答道：「我們兩人就出去淌一淌。」于錦却聽出姜羽冲話含微意，似帶反射，立刻正色答道：「四弟慢着。姜師傅，這可對不住，我們兩個人現在不能這麼去。你老一定要派我們，最好你老再加派一兩位能人，跟着我們點。我們兩個人決不能單獨出去；最好就煩阮師傅，李師傅，一人一位，分綴着我們倆。」姜羽冲忙陪笑說道：「于賢弟，你這話可該聽。你們二位和阮李二位拌嘴，我可沒說別的。並且我也不過忘記派二位罷了，我決沒有含着別的意思。于賢弟，你既然這樣過疑，教俞老鏢頭多麼爲難！」說時眼望俞劍平。

俞劍平立刻接聲說道：「諸位都是俞某寫紅帖，專誠請來的；我若不推心相信，我就不邀請，豈不更好？」走到于趙面前，長揖及地道：「二位再要說別的，那就是罵我，我只好下跪陪禮了。……阮李二位不過是就事論事，泛泛的一說，決不會錯疑到好朋友身上。得了，二位都看在我的面上罷。」

于錦急忙還禮，斜釘了阮李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俞老前輩，我們不是任甚麼不懂的傻子。我們哥倆本是奉師兄之命，前來給你老幫忙的；現在既有別人多疑，我們在此實在無味。老前輩，我們立刻告退就是了。我們實在是始無終，非常抱愧，但是沒法，我們只好對不住老前輩了。」說罷，于錦首先邁步，趙忠敏緊跟過來，兩個人併肩往外就走。

衆人一齊相攔。阮佩章，李尚桐被馬氏雙雄拉到別屋去了。于趙二人也被大家推坐在椅子上；兩人吁的喘氣，一言不發，夜游神蘇建明和奎金牛金文穆一遞一聲的勸說：「二位賢弟，小阮是個小渾蛋，何必理他？你要是這麼一走，你想，豈不是教俞鏗頭置身無地了？」其餘別人也打圈站在于趙二人的面前，七言八語，亂勸一陣，簡直把兩人包圍起來。兩人寒著臉，仍要告退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趁空偷脫了姜羽冲一眼，姜羽冲微微一努嘴。俞劍平忙走過來，扯著胡孟剛，分開衆人，到于錦身旁，挨肩坐下。面堆歉容，低聲說道：「二位賢弟先消消氣；咱們是何等交情，決不要聽兩句閑話，就犯心思。我俞劍平自問血心待友，從來不會錯疑過好朋友的。况且咱們又是誰跟誰？剛才阮李二位也不過是揣測之詞，恐怕漏了消息，才這麼信口一說，其實是漫無所指的。」又一拍胸口道：「老弟，別的話不說，我們就憑心！二位不是衝着我的麼？我姓俞的可說過別的沒有？」趙忠敏道：「沒有。」俞劍平拍掌道：「着啊，既然沒有，二位還得幫忙捧場。剛才這場笑話，就此揭過去。」

于錦半晌歎道：「大丈夫做事，就求對得住自己的良心。老前輩也無須抱歉，我決不攔在心上。不過，我姓于的無端遭人這麼小看，真是想不到的事！」胡孟剛只聽了半句話，立刻大笑道：「對！這話該圖，咱們就憑的是良心！」

蘇建明插言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常言說得好，路遙知馬力，日久見人心。二位既拿俞胡二位當朋友，咱們還是全始全終，照常辦事。」俞劍平道：「那個自然。我們于賢弟，趙賢弟兩個人最直爽，話表過就完。」立刻衝着智囊姜羽冲叫道：「姜五爺，你是軍師，你看着分派分派吧。他們二位究竟是幫那一路相宜

？是守古堡，還是探半鋪村，還是留守苦水舖店房？」金文穆也道：「軍師爺這回派兵點將，千萬想周全了，別再有漏派的。這不是諸葛孔明點將，要用激將法；這些位全是熱腸俠骨的好朋友，不用硬激，就會賣命。」說着哈哈的笑了起來。俞胡二人同聲極力安慰于趙，却不時衝姜羽沖遞眼色。

大家都勸于趙，于趙二人在面子上似乎轉過來了。但是衆目睽睽之下，兩個人仍舊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肚裏似裝着背人的話。智囊姜羽沖夾在人叢中，早已看明，佯作笑容道：「這實在怨我；諸位幫忙尋鏢，人人爭先，個個出力，我竟一時漏派了幾位，這才招出來一場誤會；我這個軍師就欠挨手板。好在彼此都是自己人，話點過便罷，我也不用引咎謝過了，我還是該派的就派。不過，要是我再有遺忘之處，諸位千萬給我提個醒。：俞大哥，胡二哥，我看于賢弟的暗青子打得極好，最宜於留守；趙賢弟的脚程極快，最宜於採探。」

這話還沒有說完，頓時被子錦聽出隙縫。站起來，急急忙忙搶着說道：「姜五爺，我先擋您的大令！」姜羽沖抱拳道：「于賢弟有何高見，儘管說明。」于錦面視衆人，朗聲發話道：「衆位師傅！我弟兄二人，奉掌門師兄錢正凱之命，前來助訪鏢銀，不想鬧了這麼一場笑話。剛才蘇老前輩說的好，日久見人心。我們本當告退，就衝着蘇老師傅這句話，姑且在此效力。只要俞老前輩，和胡老鏢頭還肯相信我們，我弟兄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：」衆人鬨然道：「過去的事不要再說，于師傅再要提，那可就是罵我們大夥了。」

于錦搖頭道：「不然，不然。我們心地任憑怎麼坦白，誰也沒鑽到誰肚裏去，姜五爺派兵點將，無論如何，也得教我哥倆躲躲嫌疑。我們弟兄先把醜話說在頭裏，軍師若派我們出外，不管古堡也罷，半鋪村也罷，總得把我們哥倆分開，另外再請一兩位同伴跟着我們走。我們弟兄由打今天起，決不能在一塊，最好把我們哥倆個擱在兩下裏。或者留一個在店房，就算留守；另派出一個去，跟着別位師傅跑腿，就算出外差；反正兩人不能再在一處了。這一節務請姜五爺俯允，我們弟兄才能從命。不然的話，我們弟兄還是



趁早潔身引退。」

姜羽冲一聽，于錦竟走了先步，衝著自己釘來了；自己無論如何，也不能那麼派了。別位武師都以為這話太已掂斤捏兩，便有些不服氣。姜羽冲並不介意，手拈微髯，面含淺笑，細聲細氣向于趙二人說道：「二位師傅，英雄作事，要提得起，放得下。剛才小小一場誤會，俞胡二位已經再三陪說；你們二位要是仍然擱在心上，那就算看不起俞胡二老鏢頭了，又好像連我們大家也怪罪上似的。要知道大家就事論事，本來沒人疑心二位；只不過阮李二位說的話稍為冒失一點罷了。就算他二位無禮，你二位還得看在俞胡鏢頭，和我們大家的面上；二位本來是衝著他二位來的呀。我們大家也是來給俞胡二位幫忙的；我們幫不了忙，千萬不要給拆了夥，攪了局。于師傅，這件事就此打住，我說對不對呢？」

姜羽冲把話聲放得很輕很緩，可是話中含意既冷且峭。于錦不覺的紅了臉，正要發話；趙忠敏的性情比于錦還直，一時按納不住，突然說道：「我們本不是英雄，我們連狗熊還不如。我們于三師兄說的話是正理，這份嫌疑我們總得避。軍師爺派兵點將，若不派人監視我們，我們還是歸根一句話，我弟兄只好告退。」這話又衝著姜羽冲來了。衆人惟恐姜羽冲還言，連忙打岔。但是姜羽冲很沉得住氣，不但不駁，反倒連連誇好道：「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實在是好。我本少智無謀，大家推我當軍師，我實在不能勝任。但是說到派人，當然要量才器使，也得要請問本人的意思；二位這番苦心，我當然要領會的。這麼辦呢，你們二位本是焦不離孟，孟不離焦，現在就請二位同著別位，留守苦水舖店房。……」

于趙二人一齊開口，似欲反駁，姜羽冲忙接下去道：「二位別忙，這是今天晚上的事；一到明早，我們起程之後，就煩二位出去採訪。」趙忠敏眼看著于錦，于錦不語。趙忠敏道：「光我們兩個人守店房可不成，還得派別人看著我們一點才成。」于錦暗拉趙忠敏一把，趙忠敏未能理會。姜羽冲在那邊突然失笑道：「二位放心，留守苦水舖店房的有好幾位呢。二位可以專管上半夜，或者專管下半夜。這店房別看沒甚要緊，萬一飛豹子再遣人來擾亂，我們便可以給他一個厲害。」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原  
书  
缺  
页

廂房中的三個人，兩個發怨言，一個開解，很說了一會話。隔過片刻，松江三傑夏建侯和胡孟剛在門口咳了一聲，忽然走了進來，道：「哦，怎麼三位還沒睡！……于趙二位不是守下半夜麼？還不趁早歇歇，省得沒精神。要知道飛豹子他們要來，一定在三更以後，四更以前，正是疲精神的時候。」于錦道：「我們還不困；喂，趙四弟，我們就先躺躺吧。」二人說着，這才側身躺在板床上，挨在葉良棟的身邊。兩個人都沒有紮綁身上，只手中各拿着兵刃。胡孟剛和夏建侯見二人躺好，方才又出屋，往別處巡去。

于錦，趙忠敏閉目養神。那葉良棟大概因為受了傷，躺在床上，不時轉側，口中不住的說：「熱，受不了，這屋子太悶氣了。」不住用手巾拭臉上的汗。末後忍不住坐了起來，道：「難過極了，我往院裏坐一會兒吧。」

葉良棟開門出去，于趙二人睜開了眼，相視冷笑。趙忠敏低聲道：「這也是個小鬼！」于錦一推趙忠敏道：「不要說話。」果然，一轉眼間，葉良棟又踱進屋，道：「喝，我們太傻了。這小屋够多熱，我們何苦優不嘖嘖的在這裏悶著！趙四哥，于三哥，他們老一輩的師傅們全出去了。現在上房正閒著，西間只有幾個人，東間全空著哩；那里的門窗，比這裏的門窗，又大又敞亮。咱們上那裏睡去吧。」于錦微閉著眼答道：「你請吧。我們兩人還有差事，也該接班了。」葉良棟笑道：「早著哩。何必在這裏受熱？上房涼快極了，這裏又悶又潮，這板床就好像泡過熱水似的，我真受不了。」說著，伸手把床上當枕頭用的小包袱，和自己的兵刃，做一把取來，回頭對于趙道：「你二位不去，我可有偏了。」于趙道：「你請吧。」葉良棟把兵刃穿在小包袱上，一隻手提著小包袱，逕出廂房，到上房去了。臨出門口，又回頭道：「二位關上門吧。」

葉良棟竟到上房睡去了，廂房只剩下于錦，趙忠敏，于趙二人目送葉良棟出了房門，同聲低罵道：「可惡！」趙忠敏一翻身坐起來道：「我去關上門。」于錦躺在床上，忙伸手抓住趙忠敏道：「做甚麼，還不躺下？」趙忠敏道：「關上門，咱們好商量商量啊。」于錦道：「你別胡塗了。你和我算是教人家看起

來了，趁早躺下吧。」趙忠敏道：「真的麼？」于錦着急道：「你怎麼這麼欺，快給我躺下！」趙忠敏半信半疑，只得躺在床上。于錦教他懸枕側耳而臥，留神傾聽外面的動靜，外面並沒甚麼響。

轉瞬換過半個更次，屋中燈照舊點着。于趙二人閉眼假寐，前後窗並沒有人影，窗後門口也沒有輕行躡足之聲。趙忠敏心上到底信不及，對于錦說，要到院中看看。于錦想了想道：「也好，不過你我二人不能同出同進。你自己一個人可以假裝小解，往外踽踽一趙，但你不可露出張望的神氣來。」趙忠敏道：「我曉得。」立刻下地，大大意意的走出屋外。

到院中一看，庭中無人，房上倒伏着兩人，正是把守上半夜的孟震洋和路照。松江三傑的大爺夏建侯，和三爺谷紹光，帶着兵刃，在櫃房坐着，正和店家閒談。別的人一個沒見，上房的燈依然亮着。趙忠敏解完小溲，一時忍不住，竟奔上房窺視。剛剛掀開竹簾，便見胡孟剛側坐在堂屋椅子上，正在打盹。未容趙忠敏進屋，便把頭一抬，雙眼一瞪道：「呔！」突然起立，將兵刃亮出來；隨即笑道：「原來是趙爺，還沒到換班的時候呢。」趙忠敏忙陪笑道：「我醒了，有點口渴，想找點水喝。」說到這裏，東內間有人接聲道：「這裏有熱茶。」

趙忠敏走進一看，松江三傑的二爺夏靖侯躺在在床上，手握著兵刃。岳俊超，歐聯奎和衣而臥，睡得很熟。奎金牛金文穆好像也睡了一覺，這時剛剛坐起來，兩眼還帶惺忪之態。茶壺和茶杯都放在小茶几上，緊挨著床。趙忠敏喝了兩杯茶，轉到堂屋，和胡孟剛搭訕幾句閒話，復到西內間，看見葉良棟已經睡熟。這才回轉廂房，對于錦說道：「他們那幾個人睡的睡，守的守，沒有人偷聽咱們窗戶根的。」于錦搖頭道：「人數够麼？」趙忠敏道：「一個不短。」兩個人這才稍稍放心，把燈撥小了，又看了看窗格，並沒有新濕破的月牙孔；兩人重復倒在床上，並枕低聲，磋商起來。那知道店中留守的人固然一個不短，那派出店外的人却悄沒聲的回來了好幾個！

## 第五十八章 讀密札掩燈議行藏 窺隱情破窗犯白刃

那阮佩章，李尙桐，隨衆出店，在外面耗够時候，互相戒備著，首先溜回苦水舖。在苦水舖街道上，遇見了梭巡的時光庭，三人結伴回來，道：「外賊是小事，有他們老一輩的英雄防備著哩，咱們先根究內奸吧。于錦和趙忠敏這兩個小子鬼鬼祟祟，一定和飛豹子暗通著消息！」三人一直的奔集賢客棧走來。行近店後門，不敢直入；三個人跳在牆頭上，連連打幌。小飛狐孟震洋在房上已經瞥見，忙通了暗號，把三人引了進來。用手一指後夾道，三人會意，忙忙溜了過去。孟震洋復奔到上房，把後窗輕拍三下，替阮李通知了屋中各人；然後重復上房，瞭望著外面，以防賊人乘虛襲至。

阮佩章，李尙桐，時光庭，三個人不敢大意，按著江湖道踩路的做法，直趨廂房後窗。那廂房本是一明兩暗的三間屋。于趙二人住在南間，北間本是朱大椿，黃元禮，九股煙喬茂，周季龍，屠炳烈，孟震洋，時光庭等七八個人的住處，此時全出去了。時光庭臨走之先，早將前後窗悄悄打開。當下三個人相偕來到後窗前，首由時光庭輕叩三下，屋中闐然無人；便把後窗扇輕輕支起，往內一瞥，屋內漆黑。時光庭向阮佩章道：「我進屋偷聽，你們二位可以到隔屋，一個奔後窗，一個奔前窗偷看。」阮佩章道：「不，我進屋，你二位到那邊巴窗眼。」話未說完，嗖的竄進去了。時光庭微微一笑，只得和李尙桐奔南間後窗。南間後窗燈光尙明，李尙桐躡足走過去，用手指沾唾津，就要點破窗紙；時光庭不由發急，忙一把將李尙桐拖回來。退出數步，低聲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他倆全是行家呀！」李尙桐道：「若不戳破窗紙，可怎麼看得見？」時光庭道：「你先偷聽。我記得這店房的窗戶七穿八洞的，定有現成的破窟窿，可以探看。」兩個人重又輕步走近後窗根，努力一尋，果然後窗紙有兩三道破縫，只是很高。兩個人便要交換著踏肩瞻窺；忽然身後發出微響，急回頭看，那阮佩章又出來了，連連的向二人點手。

時李二人忙湊過去，阮佩章急急說道：「他二人正在屋裏唧唧咕咕，背着燈影，一同念看甚麼。我告

訴你二位，這後窗縫從打白天，早被我割開了，窗扇的栓也下了，一推就開。緊急的時候，你二位千萬推窗跳進去；我可要冒險了！」二人忙問：「冒甚麼險？」那阮佩章又迫不及待的，跳進北間去了。時李料到阮佩章必已窺見甚麼破綻，兩人急急忙忙，重又撲到後窗根，預備內窺。

李尙桐心性急，暗將時光庭按了一把，教他俯下身來。時光庭也想搶先看看，李尙桐不肯相讓，只得依着他。時光庭雙手扶牆，將要微俯；李尙桐輕輕一按時光庭的後肩，雙足躍上去，踏著時光庭的雙肩。兩個人接高了，恰好正對著上層一扇窗縫。李尙桐忙屏氣凝神，將右臉微側，右眼對着窗縫，往裏面張望起來。這時候，屋中的于錦，趙忠敏，還在床上躺着，低聲囁囁的說話。

趙忠敏俯臥木榻，用手拄着枕包，抬起頭來，低聲向于錦說：「我這兩天直隱忍着，說真的，……」挑大指道：「他們幾位前輩，除了姜羽冲這個老奸賊，別位都還沒有甚麼；頂可恨的是這幾個東西。」說時一挑小指，跟着道：「我就不明白，我們憑白在這裏挨瞪，怎麼就不能告退？我們不會說有要緊的事，非回去不可麼？」于錦仍然躺在枕上，微微搖頭道：「你那是小孩子見識，那不行。咱們驟然一走，他們更拿咱們當漢奸了。」趙忠敏道：「依你的主意，非寫信不可麼？」于錦道：「那是自然。一來，咱們現在事處兩難，可以向大師哥要個準章兒；他教咱們幫誰，咱就幫誰。二來，大師哥要說都不幫，要催咱們回去，他必定立派專人，假託急事，把你我喚回鑾局。你我乃是奉命而來，遵命而去，他們決不會疑心咱們是做漢奸漏了餡，抱愧告退的了。」

趙忠敏在枕畔默想了一會，連連點頭；忽然坐起來道：「你想的固然不錯；可是他們把得這麼嚴，我們想甚麼法子，給大師哥透信呢？」于錦道：「你別忙，我自然有法子。」

趙忠敏又不言語了，半晌道：「你道大師兄教咱們幫誰？」于錦道：「你說呢？」趙忠敏道：「若教我說，他們太拿咱們不當人了，索性回去告訴師兄，咱們就給他一個弄假成真，反幫那一頭。」于錦冷笑道：「你真是這麼想麼？」趙忠敏道：「一陣氣起來，我真就這麼想。不過，反過來那一頭，也太難了，

只怕觸犯鏢行的行規。要是還幫這一頭，衝着俞爺，倒是應該。無奈他們這些小雜碎們這麼瞧不起人，不知三哥你怎麼想，我實在氣得慌；再跟他們一塊參預，真有點不值。」說罷，往床上一躺，眼望于錦。于錦浩然長歎道：「這實在罵人太甚了，我也是很灰心，只不知大師哥怎麼看法。」

趙忠敏道：「既然要給大師哥寫信，你還是快寫吧。」于錦笑道：「信是早寫出來了，我現在正琢磨這封信該用甚麼方法，送到大師哥手內；還得瞞着他們，教他們三四十人一點不知道，都栽在我手下！」

趙忠敏霍的由床上坐起來，道：「真的麼？三哥，我真佩服你。我跟你焦不離孟，孟不離焦，你多咱把信寫出來的？還有信封，信紙，還有筆墨，你都是現買的麼？」于錦道：「憑你這一問，便知你猷，怪不得人家管你叫傻四兒。你應該這麼問，這封信是在店內寫的呢，還是在店外寫的呢？」趙忠敏笑了。這時于錦仍躺在床上，趙忠敏仍坐在床邊上，伸出一隻手來，道：「三哥，你別騙我，這麼些人都瞪眼釘著你我，我不信你會悄不聲的把信寫好。你把信拿出來，我看看。」

于錦笑道：「你不信麼？我竟真寫出來了，而且還是八行箋，共寫了三張。」

趙忠敏把一對眼瞪得很大，道：「你越說越神了！你到底是多咱寫的？在甚麼地方寫的？」于錦笑而不答。趙忠敏又問道：「你拿出來，讓我看看，成不成？」于錦道：「不用看了，信上說的話，就是請大師哥給我們拿個準主意，或去或留，或幫這頭，或幫那頭，如此而已。」

趙忠敏仍不肯休，再三催促道：「你別說的那麼好聽，你是騙我，你準沒有空寫。」于錦笑道：「我就算沒有空，沒有寫。」趙忠敏不由把話聲提高，發急拍床道：「不行，你得拿出來，給我看看，你拿不拿？你不拿，我可要搜了。」將雙手一伸，就要按住于錦，搜他的身畔。

于錦的膂力，沒有趙忠敏大，功夫也不如；連忙跳起來，站在地上，低聲說道：「你不要動粗的，你忘了這是甚麼地方了！給你看，你別嚷嚷，行不行？」

趙忠敏方才住手，直竄起來，站在于錦身邊。于錦把衣襟解開，從貼肉處拿出一封信來，道：「剛才



是寬你的，實在是只有一張半信，你看罷。」把未封口的信封一抽，抽出來兩張紙，也不是八行箋，只是兩張包茶葉的紙罷了。

趙忠敏便要看信，于錦扭頭往前後窗上看了一眼，道：「我說給你聽吧。回頭有人過來，教他們看見，無私有弊，又是一場是非。」趙忠敏道：「你看你這份瞎小心，都是你無端自起毛骨，才招得他們動疑。你像我這麼坦坦然的，再沒有這事。拿過來吧！」伸手搶過信來，往眼前湊看。但是油燈不亮，趙忠敏立在床邊，一點也看不清楚；就又舉着信紙，往桌前走來。于錦也跟了過來，不住說道：「快快看，你不要大大意思的！」又道：「就是那麼回事，給我罷，用不着細看了。」趙忠敏連說不成，定要看看。

兩人并肩立在燈前，趙忠敏展開茶葉紙寫的這兩張信。于錦越催他快看，他越得一字一字數着念，他本來識字有限。于錦很不耐煩道：「你只看半邊就行了。：你看這麼措辭，行吧？」

趙忠敏對燈看了一遍，折疊起來，說道：「你這信上還短幾句話，你應該把他們逼咱們的情形，利利害害說一說。」于錦道：「那不都有了麼？」重展開信紙，指着末一張道：「你瞧這幾句，不就是那意思麼？」趙忠敏又低頭重看，且看且點頭，旋又仰臉說道：「倒是那個意思，可惜你還沒有透澈，簡直有點詞不達意。」于錦生氣道：「你當是坐在家裏寫信呢！我好容易才抓了一個空，像做賊似的，潦潦草草的寫了這兩篇，你又挑字眼了。有能耐，你自己寫去！」趙忠敏忙又陪笑道：「是我渾，我忘了這信是偷寫的了。三哥別着急，信是寫好了，明天無論如何，你也得想法把它送出去才好。你到底打算怎麼個送法呢？」于錦仍含著不悅的口聲，道：「你想呢？你別淨教我一個人出主意呀！」

當此時，後窗外的李尚桐已然登著時光庭的雙肩，附窗內窺良久，把隱情聽了個大概，看得個分明。料道這封信必有情弊，恨不得推窗入內，將這信一把搶到手中。那時光庭被李尚桐踩着，一點也看不着；李尚桐只顧自己心上明白，忘了脚下的時光庭了。

這李尚桐腳踏同伴的雙肩，竟要試着掀窗。輕輕的把後窗往外一帶，這後窗早已被時光庭預先開好，

所以很不費事，便被拉開一點小縫子。時光庭在他的脚下，疑心他未得確證，硬要闖入；心中着急，又不敢出聲明攔，忙伸手扯李尙桐的腿，催他下來，換上自己去，也好看個明白。李尙桐也不敢明言，只把手一比，用脚尖照時光庭肩頭幾下，意思說：「你別動！」仍自勻着勁兒，往外拉窗。

李尙桐做錯了。他應該猛一拉窗，挺身直竄，給于趙一個措手不及；明攻明搶，便好得手。那知他竟欲一點聲音不響，乘虛而入，掩其不備！于趙二人還未被驚動，他脚下的時光庭再也忍不住了；以爲李尙桐太已魯莽，必要誤事。推他的腿，他又不動；時光庭不由發怒，便把李尙桐的腿一拍。兩個人發生了兩歧的舉動。李尙桐閉口屏息，尚在上面鼓弄；時光庭猛然一蹲一閃，李尙桐頓時掉下來；後窗剛剛拉開縫子，頓時也隨手闔上。幸虧李尙桐手法很快，身子才往下一落，就知老時等急了，便用手掌，一墊窗格，這窗戶才不致發出大響。雙腿又一拳，這才輕輕落地。但是就只這一點輕微的動靜，屋裏邊的于錦，趙忠敏兩個行家立刻聽出毛病來。兩個人不邀而同，一齊回頭，道：「唔？」又一齊道：「不好，有人！」

時李在外頓時聽見。李尙桐大爲焦灼，再不遑顧忌，一推時光庭，又一指窗口，附耳道：「快進去，搶信！」立刻就要穿窗。

但當此時，屋中的于錦，趙忠敏早已發動身手。兩個人四隻眼釘住後窗，喝罵道：「好賊，胆敢窺探，着打！」拍的一聲，趙忠敏首先打出一物，于錦就順手搗燈，撲的一下，燈滅屋黑；就用這搗燈的手，急抓桌上的信，：

那知道往桌面上一抓時，沒抓着信紙，恰巧抓著了一隻枯柴似的手。于錦的手按住這瘦硬的手，瘦硬的手就撈着桌上的信；于錦方想是趙忠敏的手，但陡然省悟，曉得不對；趙忠敏的手肥大，這手却如此瘦硬。趙忠敏在己身旁，他的手應該自上往下抓，這手却自下往上撈。這隻手乃是阮佩章的手！燈已搗滅，二目不明，倉卒問于錦沒有理會到！

但于錦到底是十分機警的人，燈光一暗，急凝雙眸，恍惚覺出屋門口有人影一幌。于錦頓時察覺，右

手按住這瘦手，用力一奪；左手便劈這隻瘦腕，口喝道：「好賊，放下！」展立掌，狠狠劈下去。不想這瘦腕，緊握不放，「刮」的一響，桌上的信紙撕掉一塊。掌劈處疾如閃電，那瘦腕猛一抽，沒有縮開，「拍」的一聲，臂彎上挨了一下；可是信已被他奪掉一半去了。隱聞得「啾」的一聲，夾雜着詭祕的冷笑，跟着喝道：「打！」黑忽忽的影子，似一閃一幌，衝于錦撲來。

燈乍暗，眼猶昏，于錦大喝道：「老四，進來人了，快拔青子！」連忙側身，往開處一跳，就勢將奪回的殘信一團，往身上一塞。那邊趙忠敏喝道：「哎喲，好東西，著打！……三哥，桌上的信呢？快快收起來！」內間屋，黑影中，劈裏克察，聲音很大；後窗已被扯落，露出四四方方的一塊微亮來，還有一個腦袋影。

于錦一俯腰，早已拔出綳腿上的手叉子來。急凝目光尋看，恍見一條瘦影往堂屋逃去，正像阮佩章，他料定也必是阮佩章。頓時大怒，如餓虎撲食，喊一聲：「那裏走！」七首一挺，惡狠狠照阮佩章後肋扎去；間不容髮，便中要害。阮佩章頭往後一轉，冷風到處，忙往左一塌身：「嗤」的一下，衣破皮穿，鮮血流出。却一咬牙，罵道：「好好細，滾出來！」嗖的竄向屋外，「蓬登！」和剛闖進來的一人整撞了個滿懷；失聲道：「呀，我！」被那人一把抓住，往外一掄；阮佩章就勢一竄，挺然立在院心。

于錦跟蹤追出來，那人當門攔住道：「誰？」于錦一七首刺去，那人微微一退步，用力一架，「叮噹！」激起火花，把于錦截住。于錦咬牙切齒，不管他是誰，定要拚命；一領七首，重撲上來。

趙忠敏也將手叉子拔出來；往床上一撈，又撈着他的刀。左手提七首，右手掄刀，兩眼像瞎子似的，一閉一睜，略定眼神，急視後窗；要從黑影中，後窗口，尋找仇敵。後窗扇大開，上一扇的窗格早已扯落。李尙桐飛身躍入窗口，騎着下扇窗格，於窗開處探身，厲身罵道：「好不要臉的奸細！」趙忠敏把眼一瞪，喊一聲，躍上板床，挺刀刺去。李尙桐掄窗扇下打，「克察！」刀砍在窗格上。李尙桐把窗扇一推，趙忠敏翻身退下床來。

李尙桐一跨腿，越窗而入，站在床上。「拍達」一聲，窗扇飛出來，照趙忠敏砸去。趙忠敏急閃身，窗扇直砸前窗上，欸登一聲，墜地音響很大。後窗口又黑影一閃，時光庭也跟蹤躍進窗口，跳到床上。那李尙桐是要撲下來，叫著時光庭，要一齊攆擒這吃裏爬外的奸細于錦，趙忠敏。時光庭忙扯李尙桐，大喝道：「于朋友，趙朋友，趁早實話實說！要動手，沒有你的便宜！」這時于錦剛追到外間，趙忠敏還留在內間，二人都擺出拚命的架式，並不理時光庭的吆喝。

于錦只拿着一把匕首，瞋目視敵，見對面的人把堂屋門堵住，已將搶信的阮佩章放出去，心中越怒。對面這人連問：「甚麼事，甚麼事？」險衝屋裏，面目一點看不清，只辨出身形體段很胖大，好像鐵牌手胡孟剛，又像馬氏雙雄。于錦不能裝胡塗，厲聲說道：「對不住，你老哥讓開，我和姓阮的有死有活！」回頭叫道：「趙四弟快來，姓阮的把信搶去了，你快出來。」趙忠敏已被李尙桐，時光庭牽掣住，也急得直叫道：「三哥，咱們跟他們拚了罷，這裏還有兩個小子哩！」

阮佩章站在院心，肋下傷破，往外滴血，他一點也不管，只很得意的對門口叫道：「姓于的，姓趙的，你真够朋友，真敢亮傢伙。我到要請問你，你們做出甚麼私弊事了，教姓阮的揭破，要殺人滅口？我倒要請問請問！」

從那後窗進來的李尙桐也叫道：「姓于的，姓趙的，你們的真贓實犯已經落在我們手裏，你還說甚麼？你不是奸細，你二人啾啾咕咕，寫的是甚麼信？你們要是沒私沒弊，把信交出來，教大家看看，我李大爺就饒你不死！」又對時光庭道：「時大哥，他們有一封信，是給飛豹子的。」

趙忠敏罵道：「好你們一羣小人，你把太爺們看成甚麼人了？于三哥，你快進來，這是李尙桐狗養的幹的！三哥，咱們不能這麼栽給他。姓李的，你們不把信退出來，我宰不了你！」大罵着，掄刀照李尙桐亂砍。一人拚命，萬夫莫當，李尙桐和時光庭一齊招架，竟非敵手。而且地狹屋黑，擋不住趙忠敏硬往前上。時光庭比較的識得利害，急喝道：「姓趙的，咱們出來招呼招呼！」忙一拉李尙桐，穿窗退出。

趙忠敏就要往外竄，于錦大喝道：「老四，不要遭了他們的暗算，快過來，上這邊來！」趙忠敏依言奔過來，把自己的刀遞給于錦。外間屋門口那個高大的漢子，堵住門口，連聲喝問甚麼事？于趙二人氣炸兩肺，渾身亂戰，竟不問是誰，各順手中刀，要拚命奮鬥。師兄弟二人聯肩併進，對門大喝道：「朋友，你閃開，沒有你的事，我們單找姓阮的。」呸，姓阮的，我弟兄跟你遠日無仇，近日無恨，你不該揣着肚子辭心爛肺，拿人當賊！姓阮的，你趁早把我們的信放下，咱們還算罷了。你不把信交出來，那可不怨姓子的，姓趙的翻臉無情。姓阮的，你是要命，你是退信，你說！」

阮佩章跑到院中，就燈下一看，信紙只剩半截；忙奔過來，隔窗冷笑道：「你找我要信，我還找你要信呢！你們鬼鬼祟祟的，你想瞞誰？你想要信麼，這到現成；咱們到上房，當着大家打開看。只要信上沒有毛病，我姓阮的給你磕頭陪禮；剛才那一刀子，算你白扎。你要是吃裏爬外，給飛豹子當奸細，到鏢行來臥底；相好的，嘿嘿，我不問俞鏢頭怎麼樣，從我姓阮的這裏說，我就要把你亂刃分屍！你識相的，趁早把那半截信交出來！」說罷，一疊聲喚起人來。

這時候動靜已大。于趙二人在屋中，已聽得外面奔馳呼叫之聲。阮佩章在前邊叫罵，時李在後窗叫罵；于趙二人兩張臉變成死灰色。此事已經鬧大了，情知要轉過面子來，便須有死有活。于趙喊了一聲，掄兵刃齊往外闖；那堵門口的人依然堵着門口。于錦向那堵門口的人喝道：「閃開，閃開！你不閃，我可要扎你了！」堵門口的人屢問不得一答，好像很惶惑。不想于錦話未住聲，早和趙忠敏雙刀齊上，照那人猛劈下來。「噹」的一響，那人叫了一聲，往後一退，于趙二人飛身闖出屋外。這個人並非胡孟剛，也非馬氏雙傑；這個人正是探堡受傷的松江三傑第二人夏靖侯。

于趙二人闖到院心，不顧性命的向阮佩章撲去。黑影中，奔到幾個少年，豁刺一分，叫罵著包圍上來。松江三傑的夏靖侯聽阮佩章的惡詆，于趙的怒辯，方知果然生了內奸。他往後退這一步，乃是他老成持重，不願傷人。手中劍一順，厲聲喝道：「好朋友，你們做的好事，你怎麼連我也要砍？你可知夏二爺不

是好欺的！衆位閃一閃，看我一隻腿受傷的人，也要教訓教訓你！」劍花一轉，急攻上前，腿受箭傷，依然勇猛。

店院只有一盞壁燈，這時忽然大亮，從四隅又挑出數盞燈籠。櫃房裏的人忽然聽見暴響，夥計們也都驚動。鐵牌手胡孟剛正在櫃房聽候動靜，一聞暴響，忙將店夥攔住，掄雙牌搶出來，大叫道：「是那位好朋友要想賣底？我姓胡的會交朋友，我倒要會會這位幫忙賣底的好漢！」其他鏢客也都大罵，連瞭高的人也忘了職守，跳下來要拿于趙。

于趙二人情知沒有好；衆鏢客刀劍齊上，都衝他攻來。他二人罵道：「你們不問青紅皂白，拿屎盆子硬往自己人頭上扣！」二人立刻一湊，背對背站好，各掄兵刃，振吭大吼：「太爺跟你們這一羣瞎眼的奴才拚了！」有人吆喝道：「相好的，只把信交出來，我們準給你留面子！」于趙罵道：「甚麼叫面子，你們不用誘我，要信沒信，要命有命。你們把太爺宰了，也不能給你信！」喧叫聲中，夏靖侯，李尙桐，時光庭，岳俊超，孟震洋等紛紛亂竄；受傷的人如奎金牛金文穆等，也都奔出來，只好阮佩章，却乘隙退到上房，忙着裏傷，看信。于趙二人目覩衆人攻到，昂然不懼，刀光揮霍，拚打一團。

正在不得開交，忽然西牆上現出雙影，是十二金錢俞劍平，和智囊姜羽冲。忽又從東牆頭現出二影，是夜遊神蘇建明，和當日剛到的霹靂手童冠英，這四位老英雄潛藏店外，聽候消息；乃是路照悄悄打暗號，催回來的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本承望阮李時三少年暗中監視于趙，那想到一步來遲，鬧成這樣；教隨行的海州捕快看在眼內，何等丟人？急對姜羽冲說道：「五爺，快教人上房，留神外賊乘亂夾擾，我先排解去。」一縱身跳到店院，搖手高呼：「諸位朋友，快快住手！」衆人都聽不見，聽見也不理，仍在猛攻亂打。燈影中，俞劍平見于趙二人眼看就要毀在衆人亂刀之下，忙奔到近處，大喊道：「朋友快快住手，我俞劍平來了。夏二哥，李賢弟，時賢弟，有話好講，不要誤會，不要自相殘害。」連呼數聲，夏靖侯首先撤退下來，

欲訴所見；俞劍平連連擺手，仍叫別人停鬥，時光庭，李尙桐幾個少年，不依不饒，不肯退下來，只曉曉的叫道：「俞鏢頭你可來了！咱們這裏真出了奸細啦！姓趙的姓子的明幫鏢行，暗助飛豹子，他偷遞消息，給咱們賣底了！拿住他，審問他，不要臉的東西，不用跟他講面子！他現有真贓實犯，教咱們阮大哥捉住了！他竟敢動刀子，要把阮大哥殺了！」

俞劍平十分著急。鐵牌手胡孟剛，奎金牛金文穆忙道：「俞大哥，你也太厚道了。像這種東西，不把他亂刃分屍，便是面子。你你不教大家動手，你打算怎麼樣？」夏靖侯也提劍搖頭道：「這兩個東西太可惡，明明是奸細，倒瞪著眼發橫；把阮老弟傷了，還給我一刀。據我說，把他倆拿下來，細著他們，去見他們的大師哥去。」俞劍平低聲道：「得了，得了，夏二爺應該生氣，胡二弟你是主人，你怎麼也這麼說？你想，他們倆還跑得了不成？咱們有話好說，若是這麼硬拿硬審，一定問不出真情來，還是拿面子擠他。」遂又捋吭叫道：「諸位好朋友，請看我俞劍平的薄面，快快住手罷！你們再動手，我可要磕頭了。」夏靖侯，胡孟剛這才明白俞劍平的用意。同時，蘇建明，童冠英，姜羽冲也一齊奔到院心。姜羽冲忽忽的把孟震洋調到一邊，催他趕緊上房瞭敵，不要管別的事；又催童冠英上房幫助他。然後奔到衆人身後，與俞劍平，把李尙桐，時光庭等，做好做歹，一個個的勸住，拉開；立逼住手，退到一邊。

俞劍平，姜羽冲把衆人分別喚退，來到于趙二人面前，齊聲說道：「于賢弟，趙賢弟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爲何鬧得這麼大的誤會，竟動起刀來，豈不教人笑話？他們哥幾個年紀青，如有甚麼言語不周的地方，請你二位跟我說，我給二位評理。」

于趙二人動手的功夫雖然不大，但是雙拳難敵衆手，早被這一幫少年殺得混身是汗，吁吁帶喘。時光庭李尙桐閉身驟退時，趙忠敏含嗔拚命，竟挺刀追砍過去。忽見俞劍平當頭站住，衝他連連作揖，他故作看不見，利刃依然遞出去。于錦忙喝道：「老四住手。」把趙忠敏扯到自己身邊。更閃目四顧，見羣雄齊聚，姜羽冲正在那里盤問時李，俞劍平衝自己作揖打躬；他便把脚一頓，一陣難堪，不覺的一鬆手，「噹

郎」一聲，把刀和匕首投在地上。咳了一聲道：「老四，咱們哥們認栽了！」用胳膊一肘趙忠敏，低聲道：「丟下青子！」

趙忠敏還要遲疑，但只一張眼，便見店房上，店院內，全是鏢客。他們原來都沒有出外，全藏在附近，預備要看自己的笑話的。他們冷嘻嘻，熱哈哈，一個個的都看著自己。趙忠敏忍不住心頭火起，竟衝衆人大罵起來；連打架的勸架的，都攪在一起。衆少年都不是省事的，一個個忿不可遏，爭着上前，又要交手。于錦，趙忠敏先後把兵刃投在地上，併肩一站，挺身拍胸，傲然毫無懼色，却都氣得揮身打戰。十二金錢俞劍平橫身護住二人，急忙吆喝：「諸位仁兄，快把兵刃放下，咱們有話好好的說！」老一輩的英雄將一羣少年攔住，勸開。俞劍平趁着這空，對于趙二人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他們胡鬧，全看在我的面上，快跟我來！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到底把于錦趙忠敏穩住，直拖到上房，進了內間。衆人立刻一湧而入，跟到上房。上房中燈火輝煌，照出衆人的臉色，個個掛出十二分的瞧不起，個個拿眼珠子釘着于趙。于趙二人面似青鐵，目眦欲裂。俞劍平先請二人坐下，才待開言；時光庭，李尙桐竟持刀進來，把門窗看住；于趙二人冷笑一聲，面現鄙夷之色。俞劍平忙向衆人一看，作揖道：「諸位，咱們都是自己弟兄，鬧一點小誤會，沒有解不開的，諸位請閃一閃，我和于趙二位賢弟說幾句話。……」

于趙突然站起來道：「俞老鏢頭，我只衝着你！我得請問請問，這羣人是幹甚麼？」話未完，李尙桐罵道：「別裝糊塗不要臉了！你們自己幹的好事，你們問誰？」頓時又要吵起來。馬氏雙雄忙過來要將李尙桐，時光庭勸出去。李時二人不肯走，大聲向衆人說道：「那不行，我兩人不能離開，這不是打架。我說俞老鏢頭，這不是尋常鬧誤會的事，咱們這里出了內奸了。這決不能模糊，咱們得三堂會審，當面對證；我兩人和阮佩章是原告。姓于的，姓趙的，你還發橫，腆着臉想瞞人？當着大家，趁早說實話吧！我說阮大哥，阮大哥，你過來呀，那封信呢？」



阮佩章從人背後，應聲擠過來，一隻手高舉那封殘信，叫道：「現有真贓實犯，相好的，你還賴甚麼？」衆人釘着那信，忙忙一閃，讓阮佩章進了內間。阮佩章滿臉得意，指着于趙，對俞劍平道：「俞老鏢頭，你問問他二人，這封信是怎麼個講究？」

趙忠敏坐在那邊，不由得一欠身似欲起來奪信。阮佩章忙往後一退，時光庭，李尙桐急橫刀過來相護。阮佩章冷笑道：「哼哼，相好的，你還打算搶回去麼？小子你也太渾了！」趙忠敏吼了一聲，就跳起來，奔阮佩章撲去，被于錦一把按住，十二金錢俞劍平早已一斜身，伸一臂遮住了于趙，伸一臂攔住了時李，大聲說道：「時賢弟，李賢弟，你們幹甚麼？怎麼還打？」

于錦將牙咬得亂響，從鼻孔中哼出冷笑來，道：「俞老鏢頭，我只衝着你來說話。不錯，我姓于的寫了一封信。：。」阮佩章立刻應聲道：「你寫了一封信，你背着人做甚麼？」時光庭也接聲道：「你寫了一封信，你要寄給誰？」李尙桐也道：「你小子有胆把信念出來麼？」頓時又對吵起來。

十二金錢一看這情形，急急的回身，把于趙重讓坐下，轉臉來對著時李阮三人，長揖及地道：「三位賢弟，你是給我幫忙來的，我求你三位，暫且不要說話，可以的罷？」潛對三人送了一個眼色，又向衆人抱拳道：「衆位瞧得起我；請往外屋坐一坐。」

蘇建明看出俞劍平要屏人密語于趙，忙吆喝道：「諸位哥們，咱們全往外閃一閃吧，別擠在這里了。」與松江三傑，分別將衆鏢客拖到外間。暗向俞門弟子左夢雲推了一把，指了指兵刃，左夢雲點頭會意，忙帶劍進屋，侍立在師傅身旁。馬氏雙雄拉過鐵牌手胡孟剛來，低囑數語，叫他進去。胡孟剛依計，放下雙牌，拉童冠英進了內間。

經這一番淨堂，內間屋只剩下俞氏師徒站在中間，阮佩章，時光庭，李尙桐三人站在門口，于錦和趙忠敏坐在棹旁，生氣喘氣。胡孟剛與童冠英走進屋來，立在趙忠敏身邊；十二金錢俞劍平就坐在于錦身旁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咱們有話不會好好的說麼？于賢弟，趙賢弟，消一消氣，凡事都瞧我，阮賢弟

，你這是怎麼了？身上那裏來的血？阮賢弟受傷了吧，你請坐下，時李二位也請坐下，咱們慢慢的講。胡二弟，童二哥，你坐在這邊。」又眼望外面叫道：「姜五爺，姜五爺，姜五爺請進來呀。」蘇建明忙應聲代答道：「姜五爺在房上巡邏呢，他怕豹子乘亂進來。」俞劍平心中暗喜道：「還是智囊！」忙道：「蘇老前輩，請你費心告訴諸位，千萬不要亂，快請幾位上房，把姜五爺替下來。我在這裏勸勸他們幾位；外面的事，請蘇老前輩，和夏氏昆仲多偏勞分派分派吧。」

俞劍平做好做歹，把這七言八語的亂吵壓住，把店內店外巡風的事情，也託人戒備好了，這才親自斟起兩杯茶，送到于趙的面前。胡孟剛一見這番舉動，他也搶到外間，取來壺碗，給阮佩章，李尙桐，時光庭三人，各斟上一杯茶。

俞劍平眼望着這幾個人的臉神，緩緩說道：「你看這是怎麼說話，都是自己人，都是賞臉給我俞某和胡二弟幫忙來的，倒鬧的動起傢伙來了！這簡直是笑話，看把趙賢弟，于賢弟氣得這樣。我說阮賢弟，我可不攔是你；勞你駕，你和李時二位先到外間坐坐。我跟你于賢弟，趙賢弟，先談幾句私話；回頭咱們再講別的話，你看好不好？」阮佩章大笑道：「俞老鏢頭，你也太客氣了！這是甚麼事，這是甚麼人？是人，你老才能拿他當人看；做人，你老拿他當人辦事；你老怎麼還這麼客氣？乾脆一句話吧，咱們這裏頭出了好細了！我可不是冤枉好人，俞老鏢頭你瞧！」又將那兩頁殘信高高舉起，道：「真賊實犯，讓我抓着，還跟他講甚麼仁義道德？」

這時候，胡孟剛等拿眼釘住于趙；那時光庭和李尙桐更橫刀保護着阮佩章。阮佩章越說越聲高，一指肋下道：「你老再瞧瞧我這裏，他若不是情虛理短，他幹甚麼扎我一刀！這不是要殺人滅口麼？」復一指時李道：「我自己說了還不算，你老再問問他們倆。」時光庭，李尙桐異口同聲答道：「我們倆也在場，我們兩個人做見證。俞老鏢頭，我們可不該說，這種下流的奸細，你老還拿他當客陪着，我們三個人可受不住了！我們阮大哥爲你老，挨了一刀。多虧他手底下還行，倘若不齊，當真教人家給扎死呢？你老要明

白，阮大哥可是爲朋友，他不是專給誰做對！」說到這里，外面有人喝起采來。

阮佩章將那殘信連連搖幌，又發出得意的笑聲道：「人家倒想扎死我呢，只可惜沒扎準！人家江湖好漢爲朋友兩肋插刀，不算回事；我姓阮的挨一刀兩刀的，更賣得值。：不過一樣，姓于的，姓趙的，你真不虧心，動刀子做甚麼？你們真不是奸細，你敢把那一半殘信交出來麼？你敢給俞胡二位看一看麼？喂，你只要真敢交出信來，讓大家一看，你只要沒私弊，我姓阮的情願給你磕頭賠罪，這一刀算你白扎了。」

俞劍平本想攔阻，但一見雙方互詆，看看阮佩章，又看看于趙的神色，忽然眉頭一皺，口開復閉，暫不發言。

## 第五十九章 雲破月來疑團得驟解 推心置腹婉辭慰前嫌

于錦聞言激怒，眼瞪著阮佩章手中的殘信，手指着阮佩章的臉，罵道：「不錯，我扎你了，我就是扎你了！你搶了我的信，你還想教我獻出來？哼哼，你做夢吧！你看我弟兄那一點好欺負？：我，我，我枉在武林混了，我不能受這種無禮。俞鏢頭，我弟兄憑白教人這麼糟踐，你老看該怎麼辦？我也聽聽你老的。姓阮的，他，他，他胆敢把我的信搶去，還給撕成兩半！俞鏢頭，我得問問你，我弟兄是衝着你老來的。我們不錯，是寫信了，寫信就犯私麼？我是給你老幫忙來的。我不是來當罪犯的。我請問他憑甚麼搶我的信，憑甚麼拿我當奸細？俞鏢頭，我們得要問一個明白。我弟兄教人這麼侮蔑，我弟兄不能這樣認栽？」

趙忠敏也發話道：「著啊，我們寫信了，我們犯了甚麼歹意，就不許我們寫信？我們得要問個明白。」

那弟兄二人，趙忠敏有粗無細，于錦爲人却精明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偷窺他的神色，他也偷窺俞劍平的神色；不由他動了疑心，一咬牙發狠，索性對着俞劍平發作起來了。把胸膛連拍道：「俞鏢頭，我這里揣着信哩；但是，我却不容人家私偷暗搶。只要有人明着來搜，我弟兄倒可以教他把信取了去。我弟兄在這里等着，淨聽你老的。你老看該怎麼辦吧！」說罷，氣哼哼一拉趙忠敏，兩人往棹上一靠，雙手掩胸，二

目微睨，把劍拔弩張的衆鏢客都看成無物。

十二金錢劍平聽了這話，把劍眉一皺，向阮佩章瞥了一眼，又一看于趙，又看看衆人。衆人在外間，伸頭探胸往內窺看，一時鴉雀無聲，只聽啁啁私議。似有一人說道：「搜他！」十二金錢劍平急急的往外掃了一眼，微微搖頭。仰面一想，忽復側臉，向阮佩章施一眼色。轉身來，這才向于趙二人朗然叫了一聲道：「于賢弟，趙賢弟！」二人睜眼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俞劍平笑道：「二位請聽我一言。我道是你幾位爲甚麼事，鬧這大吵子，原來只是爲一封信。這真真豈有此理，我剛才竟沒問明白！我俞劍平這次失鏢尋鏢，承諸位好朋友遠道奔來幫忙；彼此心腹至交，誰都信得及誰。我剛才出去查勘賊蹤，半路被人叫回來；只聽說你二位和阮賢弟三人鬧起來，我實在不曉得是爲一封信。……」

阮章佩忙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就是爲一封信。他們倆鬼鬼祟祟的，背著人啾咕，私傳信件，洩咱們的底細，給飛豹子當奸細！」俞劍平搖手道：「賢弟慢講。于賢弟；趙賢弟決不是那樣人，這裏面一定有誤會。……于賢弟，剛才我不是說麼，我在外面，你們在店裏鬧起來，我焉能知道？賢弟剛才那麼說，倒像我引頭似的，豈不屈枉我的心了？現在這封信在誰手裏呢？可是阮賢弟私看了；還是拿了去了？」

于錦寒着臉，目注阮佩章，漫不答聲。趙忠敏忍不住，指着阮佩章說道：「就是他搶的，我們不見個起落，沒完。姓阮的，你眼瞎了。我們哥們就是不吃你這一套，倒要看看你小子能把我們怎樣？」俞劍平忙攔着道：「趙賢弟別着急，那不要緊。……阮賢弟，來，我跟你說句話。」湊近了一步，深深作揖，低聲言道：「賢弟，你看我的薄面，把信退給他們二位吧。」

阮佩章佛然道：「那可不行！這是真賊實犯，我自挨了一刀子，反退給他，我圖甚麼？俞老鏢頭，道信裏一定有詭，不然他們還不致於跟我這麼玩命。我要冤屈他，我情願把腦袋輸給他！」李尙桐，時光庭也立刻幫腔道：「對，這是我們三個人的事，我哥倆的腦袋也陪上。他要不要心，爲甚麼寫信怕教人看；要退給他也行，咱們當衆打開信看。」阮佩章立刻把搶到手的半截殘信又拿出來，高高舉著，就要舒展

開。

俞劍平哈哈一笑道：「這信裏也許有事，也不怪三位多疑。賢弟別忙，你們誰也別看，我一個人看，拿來給我。」把手伸了出來。

阮佩章略一猶豫，立刻說道：「你老可得念給我們聽。」俞劍平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阮佩章這才遞了過去。

于錦，趙忠敏兩人，當此時一齊變色，四隻眼齊釘着俞劍平的手。于錦仰面冷笑道：「好好好，俞老鏢頭要親自看我們的私信，足見賞臉！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本來多好的交情，也當不了起疑。趙四弟，咱們倒要看看，誰是英雄，誰是狗熊！你們只管看吧！」

不想衆目睽睽之下，十二金錢俞劍平把這搓成一個團的殘信，從阮佩章手中接過，竟扣在掌心，連打開都不打開；立刻一轉身，滿臉陪笑，走到于趙二人面前。把殘信往于錦手中一遞，退一步，躬身一揖，道：「于賢弟，趙賢弟，對不住！我俞劍平交友以誠，只許我做錯了事，教好朋友信不及我；我却從不敢信不及好朋友。這是阮賢弟一時魯莽，眼拙心熱，把事做得太冒失了，我俞某事前實不知道。就是阮賢弟，也總怪他年青心實，不會料事，疑所不當疑，才鬧出這笑話來；還看他一心爲我，多多担待他吧。諸位賢弟全都是我拿帖特地請來的，我要有不周到之處，還請各位當面指教我，責備我。這一回真是誤會，在我的面上，我們揭過去吧。天不早了，大家散散，明天我再給二位陪罪。」滿臉陪笑，向于錦道歉；然後扭轉頭來，復向阮佩章說道：「阮賢弟，我謝謝你，你這一番好心全是爲我，反倒得罪了人，我心上太過不去了；況且又受了傷！咳，讓我來看看你的傷吧。」滿臉上露出過意不去的神色，催左夢雲：「快到那屋裏，把我的刀傷藥拿來！」

這一來出乎于趙二人意料以外，也出乎阮時李衆人意料之外。阮佩章，時光庭，李尙桐全都瞪着眼睛看着俞劍平；阮佩章連俞劍平的話全不答了。俞劍平一拍他的肩，他往旁一退；忽然面泛紅雲，眸含怒火道

：「咳，我姓阮的栽了」，扭頭就往外走。

俞劍平忙伸手拉住阮佩章的胳膊，連聲叫道：「賢弟，賢弟！」緊握着阮佩章的手，連連搖動，又長歎一聲道：「賢弟，沒法子，我我我實在對不過你。」又向衆人道：「衆位請回去歇歇吧！」張目一尋，看見胡孟剛惡狠狠瞪着于趙，又看見老拳師蘇建明綽鬚微笑，和馬氏雙雄互相顧盼，似有會心。俞劍平忙叫道：「蘇老前輩，馬二弟，馬三弟，你請費心，陪着于賢弟，趙賢弟，回屋歇歇吧。這一場誤會都是俞某不才，未能先時開解，才招惹起來的；憑白教于趙二位和阮賢弟犯起心思來，我心上實在下不去。我要請阮賢弟到隔壁，我給他裹一裹傷。還有胡二弟，童二爺，你也跟我來。」說罷，向衆人一揮手。又回顧于趙，低聲說到：「咱們今晚上，就算揭過去，二位快歇著吧。趕明天，我俞某還得請二位格外幫忙，我還有話說。」又復一揖，瞥着衆人，一齊往外間屋走去。

趙忠敏看了看俞劍平，又瞪眼看着于錦，不知該怎麼辦好了。那于錦一臉怒氣漸漸消釋，接了這兩頁殘信，看了看，信手一團，要往懷中揣起。但見衆人面色猶有不平，便倏的眉頭一皺，逕將那殘信換交右手，往懷中一揣，霍然站了起來，向俞劍平招呼道：「俞老鏢頭慢走！」

俞劍平止步回頭，蕩然答道：「賢弟，凡事全看我吧。」于錦大聲道：「你老先別走。你老這麼一來把信交還我們，實給我們留下那大的面子，總是瞧得起我們，我們弟兄領情了。：現在，咱們就明天再見。」說至此目視衆人，又冷笑道：「這封信我可就揣起來了。可是別人有看不下去的，請只管出頭。事擠到這里，我們弟兄雖只兩個人，也還沒把自己看小了，刀擱在脖子上，我弟兄情願接著！那位有心思，不滿意，那位只管說！」說完了，插腰一站，目光閃閃，吐露兇光。趙忠敏也跟著並肩一站，順著話碴道：「你們誰不願意，只管上來，我哥倆今天賣了！」

這話一放，外間屋起了一陣騷動。阮佩章臉上一變花，腳還停住，頓時一擰身，首先冷笑道：「我姓阮的，就看不下去！我就不願意！童冠英恰在門旁，連忙說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！」趕緊把阮佩章推到外面

，連時光庭，李尚桐，也推了出去，老英雄蘇建明急從裏間，走到于趙身旁，輕輕一拍肩膀，說道：「二位老弟，回屋裏歇息吧。你要明白，胳膊折在袖子裏，打了牙肚裏嚥。咱們全是爲好朋友來的，真要鬧出吵子，豈不教外場笑話？況且咱們是衝着誰來的，咱們沒給好朋友幫忙，別給添膩。來吧，天還沒亮，二位先睡一覺再講。別教俞鏢頭爲難了。他够受的了！」

于錦抗顏不答，目注外間屋；見衆人聚而不散，仍然嗷嗷紛議，俱各面現不平。忽有人喊了一聲道：「不行！這個信總得當衆看看！這麼完了，算怎麼一回事呢？」只聽俞劍平連聲勸阻，竟勸阻不住，于錦不由得怒氣又起，面對蘇建明，大聲說道：「蘇老前輩，這不能算完！我弟兄很明白，我弟兄憑白教人家折了這一下，就這麼了結，我們也真成了無恥的匹夫了！我說俞鏢頭胡鏢頭，二位別走，我們還有話。」

胡孟剛回身站住，沉著臉說道：「二位有甚麼話，只管說出來。」于錦看著胡孟剛的臉神，連聲狂笑道：「我弟兄有話當然要說出來。」說著，把身上那一團殘信，向俞劍平還他的另一團殘信都掏出來，前進一步，來到八仙棹旁，油燈之下；向衆人厲聲發話道：「衆位朋友！我弟兄和衆位有認識的，有不認識的，有有交情的，有沒有交情的，可總是武林一脈。我弟兄這回前來幫忙尋鏢，完全衝著俞老鏢頭和我們大師兄的交情。我弟兄不錯是來幫忙，可沒有犯法。我們弟兄不拘寫信給誰，那是我們的自便；誰也管不著，誰也查考不著。想不到我弟兄由打前兩天起，不知那一點做得不地道了，竟有那瞎眼的奴才，把我們當了奸細，冷言冷語，也不知聽了多少；教我弟兄答對也不好，裝傻裝聾也不行。我們弟兄沒法子，方才寫了這一封信。這封信是我弟兄要寄給一個人的；信裏說的甚麼話，咱也犯不上告訴交情淺的人。那知道由這封信起，又教鼠輩們動起疑來！我就不明白，我弟兄那一點像下三濫！阮佩章，李尚桐，時光庭這三個小子，公然窺窗偷聽我弟兄的私話，公然動手搜搶起我弟兄的私信來了！我于錦和師弟趙忠敏雖然無能，可不能隨便教人家作踐。有人硬要拿刀子，搶看我們私信，我就把性命拚給他，我也不嫌不值！現在這封信落在俞老鏢頭手裏，多承他看得起我們，當場交還給我們了；這是他老人家講交情，有眼力的地方，

不怪人家名震江湖。按說我弟兄隨便教人家這麼誣蔑，這決不能算完。可是我們看在俞老鏢頭面上，我弟兄就這麼嚇了！……」

于錦一口氣說到這裏，外面「嗤！嗤！」有聲，他也不暇答理，把兩團信交在一手裏，說道：「這封信不是有人不放心，要搶看嗎？好，我就拿出來，請大家看看。可就是一樣，不許瞞心爛肺的小子們看！」拍的一聲，把手中的兩團殘信都丟在棹上；吆喝道：「你們來看吧！誰要看，誰就過來。」氣哼哼，往棹旁椅子上上一坐，一張白臉氣成死灰色。他那師弟趙忠敏專看于錦行事，也就氣哼哼的跟着坐在一旁，口中也罵道：「你們來看吧！這信上有得是好話頭哩！快看，看晚了，可是摸不着了。」

當下，鐵牌手胡孟剛見信團擺在棹上，不覺的就要伸手，其他別人也要跟了過來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到底善觀風色，急急趕上前來，橫身一遮道：「于賢弟，你這可是多此一舉！賢弟，你怎麼還是信不及我俞劍平？你們雙方都是朋友，都是爲我賣命來的。我剛才甚麼都說了，你還教我說甚麼？賢弟快把信收起，只要二位能招待姓俞的，從此我們就別再提這回事了。一錯百錯，全是俞某的錯，諸位不是都衝我來的麼？」

于錦道：「老鏢頭，請你不要誤會我們的意思。我知道俞老鏢頭拿朋友當朋友，不論自己受着多大委屈，也不肯教朋友爲難。不過我這次爲勢所迫，不得不請大家看看這封信；也可以當面分證分證，到底誰是朋友，誰不是朋友。俞老鏢頭，我于錦就是這種賤骨肉的毛病，他越拿我不當人，我偏教他趁不了心；想動我的信，我就敢拿刀扎他。殺人的償命，我寧可死在刀頭上，也不受這種欺負；除非把我們哥倆亂刀分屍，命沒有啦，信自然由着小子們看了。俞鏢頭行爲光明磊落，待人熱腸；就是塊鐵，也把它握熱了。老鏢頭既拿我們當人，也不管我們弟兄作了甚麼對不過人的事，你信也不看，事也不究，更教我們心上過不去。你老越這樣，我弟兄更得請大家當面把信看了，我們也好明明心。」

趙忠敏道：「對！我們總得明明心！可有一樣，這封信只許拿我們當朋友的人看。瞞心爛肺的狗男女



趁早別過來；只要過來，我拿刀子戳個鬼羔子的。」

阮佩章實在氣不過，猛然回身，被衆人攔住，急得他伸脖子瞪眼叫道：「姓子的少說閒話，少放刁！姓趙的，你別裝不懂甚麼！兪鏢頭聽你們這套，我阮佩章就不信這個，我倒要看看你們兩塊料是甚麼變的。姓子的，你就憑幾句花言巧語，想把大家拘住，不肯看你的信麼！大家不看，我看。兪鏢頭不看，我看。我挨這一刀，我得挨個值得。就這麼模模糊糊完了，從我這裏說，就不行。你想拿唾沫把這層皮沾下去，你算想歪心了。來來來，我說老時，老李，咱們三個人一定要看看。：我只怕你小子虧心，不敢讓太爺們看！」

時光庭一聽這話，大聲應了一聲，就要往屋裏擠。李尙桐却察顏觀色，頗有些疑慮；只挨過來，拿眼釘住了于趙，要看他是否情願。不料趙忠敏一見阮時二人探身要看，突然瞪著眼把信拾起來。李尙桐也迷惑了，在場衆人也人人迷惑；到底不知道這封信是寫給何人的，也不知道信中究有甚麼機密。

他們雙方又爭吵起來。兪劍平橫身擋門，把雙方隔開，一疊聲向衆人說：「衆位怎麼一定要看朋友的私信？你們明是爲我，可是比罵我還難過呀！」趙忠敏一味倔強，不知起落，于錦却有發有放。心知此信不令衆人一看，必不得下台；若教衆人看，又未免丟人。心思一轉，忙從趙忠敏手中，把信要過來，正要向衆人叫板眼。此時蘇建明忽然邁步上前，替兪劍平，向衆人揖道：「衆位哥們，這可不是這麼個鬧法了。于趙二位這一來，很够朋友了，你們不要再訂了，這封信咱們不看行不行？咱們交朋友，不就是憑著個心麼？我說趙賢弟，于賢弟，你二位如要應得起我蘇建明，我倒要向二位討臉。我可不是要看信，我請二位把信念念，教大家聽一聽，就算解過這場誤會去了。」

蘇建明的話，就是給于趙開路。趙忠敏還不明白，于錦立刻冷笑連聲道：「好好好！」面對衆人道：「這封信我們就交給蘇老前輩，我們只教他老人家看。」把信立刻遞給蘇建明。蘇建明把兩團碎信舉著，在燈前一幌，對衆人說道：「這封信我敢保決無對不住朋友的地方。若有對不住人的地方，于趙二位不會

燒了麼？不過，我特爲給于趙二位轉面子，明明心，我還得念給大家聽聽。」說罷，凝老目，開聲朗讀，却又說道：「這簡直是多此一舉。」

這兩頁信被撕成四半，圍成亂球，沒法子持讀。夜遊神蘇建明把它展開，鋪在棹子上，湊對着看。衆目睽睽，都擠過來。俞劍平，胡孟剛本是當事人，反倒擠在一隅。馬氏雙雄立在衆人背後，忙發話道：「衆位閃一閃，在外間屋不也聽得見麼？」衆人都不肯往後退，只蠕動了動，一個個把脖子伸得長長的，眼珠子齊釘著蘇建明的嘴。不想蘇建明俯著頭，對著燈，只顧尋釋信中的詞句，口中噴噴有聲，直看下去一整頁，還沒有念出聲來。一個鏢客催促道：「蘇老師，大家都等著你老念呢，你老別自己個明白呀！」

蘇建明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用不着念，這信不是給飛豹子的。哦，原來飛豹子姓袁，並不是綠林。……于趙二位實在是好朋友，咱們可真是錯疑心人家了。」

衆人一齊聳耳，待聽下文；蘇建明讚而不述，信的內容還是沒說出來。胡孟剛實在急了，口中說道：「不成，我得看看，我別驚死！」把人羣一分，鑽過來道：「我來念吧。」低頭一湊，嘿，也一直的看下去，不言語了。

還是夜遊神蘇建明，抬起頭來，對衆人道：「我這就念，衆位留神聽。于賢弟，趙賢弟，二位真够朋友，衆位請放寬心吧。」這才朗讀道：

「正凱師兄大人萬福金安；自別之後，想念貫深，伏維道履清吉，式如私頌。……」

這是極俗的幾句客套，于錦的文理並不甚佳。但是，衆人聽了，立刻泛起一陣啾啾之聲，都相顧道：「原來是給化師兄的，不是給飛豹子的。……可是他藏著不教人看，爲甚麼呢？」蘇建明又念道：

「敬啓者，小弟二人自奉師兄之命，前來助訪鏢銀，深承俞劍平不加嫌棄，十分推信；弟等亦願念武林義氣，事事靠前，不肯落後，以符彼此交情。此一月來，武林朋友到場相助者，絡繹不絕；有鏢行馬氏三雄，金弓聶秉常等，有拳師蘇建明，歐聯奎等，亦有綠林沒影兒魏廉等，更有江湖俠客松江三

傑，霹靂手童冠英，智囊姜羽冲諸公；人材濟濟，不限一途。奈却鏢着實是高手，分批奔訪，迄未勘出下落。歷時一月，始探得却鏢大盜綽號飛豹子，在苦水舖出沒，乃遼東口音。弟等驟聞此訊，不覺心疑；猶恐傳信不足爲據，經弟加意探詢，尋鏢人等皆謂却鏢者爲遼東一豹三熊，但不知其出身。又謂爲首之人豹頭環眼，年約六旬，能用鐵菸袋打人穴道；近又訪得此人姓袁，善打鐵苦提子。由此觀之，此人定是寒邊圍之快馬袁承烈袁場主矣。所可怪者，袁場主本非綠林，家資豪富，何故入關却鏢，作此犯法之事？此實令人百思不解；而察其年貌，武功，姓氏，處處相符，則又斷無可疑。弟本奉命助俞訪鏢，今却鏢之人倘真爲袁承烈場主，則雙方皆爲朋友；在此助俞不可，幫袁更屬不可。：」

蘇建明念到「袁承烈」三個字，不覺把聲音提高。內間屋，外間屋頓時騷動，互相傳告這：「飛豹子原來叫袁承烈，是遼東人；怎麼遼東綠林，沒聽說有這麼一個人呢？」馬氏雙雄也湊過來，詢問俞劍平：「俞大哥，你可知道，跟你結過樑子的，有這麼一個叫袁承烈的人麼？」

俞劍平面現沉默，搔頭不答；其實這信中的詞句，他一字也沒忽略，都留神聽見了。但他外面不露形迹，反而湊到于錦身畔，握着于錦的手說道：「于賢弟，你原來是兩面受擠！賢弟，我很信得過你，你對得起我俞劍平！」于錦傲然一笑，道：「俞老鏢頭，我可不敢白誇。你再聽蘇老前輩往下念；喂，蘇老前輩，請你接著往下念。：小子們瞎了眼，拿爺們當了甚麼人了。不用我自己辯白，有信作憑證！」

這一句話，阮佩章三個人又炸了。阮佩章正被童冠英扯手拍肩，攔在外間；此時一聽到信的上款，和李尙桐，時光庭二人，不由相顧愕然，初起斷定此信必是給飛豹子暗通消息的，那知人家乃是給師兄錢正凱的！跟著直聽到却鏢人是「寒邊圍快馬袁承烈」這一句話，三人便加愕然。于錦一發話，阮佩章有點張口結舌；李尙桐却是能言善辯，立刻反辱相譏道：「小子，少要扯臊！你小子本是幫著俞老鏢頭尋鏢來的，若得著飛豹子的實底，就該當衆一說，你瞞在肚子裏，究竟揣著甚麼鬼胎？你小子脫不了奸細的皮子，我們沒有誣賴你！」趙忠敏罵道：「你這些東西，拿好朋友當賊，你還沒有誣賴我們嗎？」

馬氏雙雄忙又勸阻，俞劍平拉著于趙的手道：「于賢弟，趙賢弟，你看著我，暫且讓他們一句。」低聲道：「他三位本已自愧莽撞了，賢弟讓一句，就是讓我了。」夜遊神大聲道：「你們別拌嘴了。你們願意聽我念信，就少說一句罷。」眾人齊道：「咱們誰也不要說話了，蘇老前輩快念吧。是是非非，真真假假，咱們全看這封信吧。」蘇建明又接著念道：

「弟等今日進退兩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由前天起，眾人對弟等又似引起疑猜，處處暗加監防。弟二人在此，如坐針氈，十分無味，弟等此時究應速退出局外，或仍在此濫竽充數，或伴作不知，兩不相助，望吾兄火速指示，以便照辦。專此奉達，別無可敘，即候德安！」

「再者，現在尋鏢人衆將弟等看成奸細，冷譏熱諷，令人難堪。弟二人不敵衆口，無法變顏與之爭論，更不便驟然告退。依弟之見，最好袖手不管，各不相幫。望吾兄火速來一信，假說有事，先將弟等喚回，以免在此受窘。萬一此間走漏消息，衆人必疑弟等賣底矣。一切詳情容弟回鏢局面陳，再定行止，此爲上策。……」

蘇建明把這封信念完，于錦和趙忠敏面向衆人，不住冷笑，時時窺看俞劍平的神色。

俞劍平捫鬚聽着，起初神色淡然，好像不甚理會信內的話，只注意于趙二人。但聽到後頁這飛豹子名叫袁承烈，又是甚麼關東一豹三熊，不田臉上帶出詫異來；尤其是「袁場主本非綠林」這一句，大值尋味。俞劍平不禁動容，眼望着馬氏雙雄，帶出叨問的意思，衆人立刻也七言八語的念道：「飛豹子不是綠林麼？」

俞鏢頭率衆尋鏢經月，因曉得飛豹子是遼東口音，大家都往遼東綠林道想去。想來想去，遼東綠林知名之輩連個姓袁的也沒有，因此把事情越猜越左了。俞劍平半生在江南浪跡，北只到過直隸；雖會展轉託人，往遼東搜尋飛豹子的根底，至今仍未得到確耗。現在于趙二人這封信上，却稱飛豹子爲場主，已經確實證明他不是綠林。遼東地多蘆場，金場，牧場；這飛豹子莫非是幹這營生的麼？

老拳師蘇建明把念完的信，隨手放在椅上，將大指一挑，朗聲說道：「諸位，我說怎麼樣？于趙二位賢弟真是好朋友，這決沒錯。人家是專誠來給俞賢弟來幫忙的，他焉能給飛豹子做探子？……」還沒有說完，早圍上來幾個鏢客，伸手來搶看這封信。有的人擠不過來，就紛紛談論飛豹子袁承烈的來歷，竟把于趙無端被誣的事忘了。但是于趙二人可沒有忘下；阮佩章，李尙桐，時光庭三人也沒有忘下；俞老鏢頭更沒有忘下。時光庭聽完了信，悄對李尙桐說道：「敢情這兩個小子真不是奸細！李大哥，我說怎麼辦？回頭這兩個小子一定衝咱們念叨閒話！」李尙桐低答道：「就不是奸細，他也免不了隱匿賊蹤之過。他本是幫着俞老鏢頭查鏢訪盜的；他既知道飛豹子的底細，他不肯說出來，他就是對不住朋友。他還敢炸刺不成！」時光庭強笑道：「你說的不對！你還好辦，阮賢弟可吃不住勁，咱們把他調出來，商量商量吧。回頭于趙兩個東西要找後賬，咱們三個人合在一塊答對他！」

## 第六十章 憚強敵仗儷籌善策 揭真面仇讎對針鋒

趁著亂勁，時李二人忙把阮佩章調出來。阮佩章剛才的話很衝，此時果然垂頭喪氣的說道：「我看走了眼，白挨一刀子，丟人了！」時李二人同聲勸他，把他拖出正房。

却當阮佩章往外走時，于錦早已瞥見，嘻嘻的冷笑了一聲，張口欲加諷罵；環顧衆人，忽又忍下去，臉上不由帶出驕傲之態來。趙忠敏見衆人已然釋疑，也要發話；被于錦攔住了。兩個人握手示意，各裝出沒事人的樣子來，置身局外，往屋隅一躲，一言不發，靜看俞劍平作何舉措。

在場羣雄紛紛詰飛豹子袁承烈的來頭。奎金牛金文穆自言自語道：「飛豹子不是綠林，這條伙是幹甚麼的呢！跟俞爺怎麼個喳呢？……我說，俞大哥，這飛豹子袁承烈既跟你結仇，你一定認識他了？」馬氏雙雄也湊過來，對俞劍平道：「關外有金場，牧場，還有人蔭場；這姓袁的又叫快馬袁，什九是幹牧場的。我說俞大哥，你不是沒到過遼東麼？你跟他一個幹牧場的，怎麼結的樑子呢？」又回顧胡孟剛道：「喂

，胡二哥，你當年幹牧場的人有過過節沒有？」

衆人都這麼問，十二金錢俞劍平不遑置答，眼光先看到外屋。見阮佩章隨著李尙桐，時光庭出去了；便突然站起來，到于錦趙忠敏面前，深深一揖。滿臉懇切，手指著心口，慨然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很好看，我俞劍平，我心上感激，我也不必說了。我和二位交情還淺，我和令師兄是換命的弟兄；二位信中的意思，我已經聽明白了。二位是幫我來訪鏢的，可是現在又突然發覺劫鏢的袁承烈也是朋友，你二位就爲難了。……」

剛剛說到這里，松江三傑再忍不住，就突然大聲發話道：「于趙二位是好朋友，咱們誰都很佩服的。剛才這個碴，咱們說破就算完，咱們誰也別提了，我們說正格的。我說于三弟，你二位是幫忙爲好來的，你二位還不願意把鏢尋訪著麼？我請問請問二位，到底飛豹子袁承烈這小子是幹甚麼的？是怎麼個出身？請二位趕快說出來，咱們大家聽一聽，好一齊找了他去，衝他討鏢。」

此言一出，頓時有數人附和，同聲說道：「著啊，于趙二位既跟飛豹子姓袁的認識，就請你二位費心，把這傢伙的來頭，窠穴，黨羽，一一說出來。你就是給咱們鏢行幫大忙了，一下子把豹子弄住，那就是你二位頭一件大功。」鐵牌手胡孟剛更哈哈大笑，很得意的說道：「這可好了！我們大家夥費了一個多月的功夫，也沒把飛豹子的準根掏著，二位賢弟竟能知道他的實底，這太好了。衝着俞大哥和我的面子，你二位就費心說說吧，就算二位跟飛豹子認識，也不要緊。我們不過是打聽打聽他的身世，來歷，我們還是按江湖道，依禮拜山，向他討鏢；決不會把二位抖露出來，教二位落了不是。」

衆人七言八語；于錦，趙忠敏一聲不響，環視衆人；猛然站起來，仰面大笑。笑罷，將面皮一繃，用很冷峭的口吻，向衆人說道：「對不住，衆位的意思，是拿我們當賣底的人了？」衆人忙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二位不用提了，二位決不是賣底的。」于錦大笑道：「諸位起初疑心我賣鏢行的底，現在又拿話擠我賣飛豹子的底；我弟兄不知那根骨頭下賤，竟教人這麼小看！」歐聯奎忙道：「二位錯想了！我們看信，已

知二位和飛豹子認識，決不能教你賣友，我們只求你把飛豹子的出身說一說。」

于錦怒極，將手一插腰，正色厲聲道：「我明白！衆位是教我弟兄說實話。對不住，我兩人的意思全寫在信上了；難爲蘇老師念了這半晌，諸位還沒有聽明白！我弟兄教人家瞧不起，拿我們當好細，弄得寫一封私信，也教人給抄搶了去。我弟兄如今的嫌疑還沒有摘落淨，俞老鏢頭還沒有發落我們呢，我們還在這裡待罪；怎麼諸位又說起別的話來了？對不住，我弟兄的機密全都寫在信上了。諸位要想訊問這封信以外的話，哼哼，不管那一位，不管怎麼說，恕我弟兄沒臉再講。就拿刀子宰了我們，我們也不能多說半句！」說著，轉對俞劍平道：「俞老鏢頭，我弟兄靜聽你老人家的發落！」

衆人一聽于趙二人猶存芥蒂，忙紛紛勸解。于趙越忍不住，瞪眼大嚷起來。十二金錢俞劍平急急的將胡孟剛推了一下，向于趙二人重復一揖到地，慨然說道：「二位賢弟，再不要說了！這些位朋友都是給我幫忙的一番盛意，恨不得把飛豹子的實底早早根究出來，好搭救我們胡二弟的豕眷；他們可就忘了二位爲難了。二位的苦衷，我俞劍平最爲明白。我剛才不說麼，二位本來是幫我忙的，助訪鏢銀來的；可是現在忽然發覺這劫鏢的袁某人也是你二位的朋友，二位這才做了難。覺得幫誰也不對，不幫誰也不好；二位這才背着人商量，打算潔身引退，事先要寫一封信問一問你那大師兄，二位這辦法實在很對，說是我俞劍平設身處地，我也要這樣辦的。：二位不用着急。我俞劍平斷不肯強人所難，教好朋友兩面受擠。：」

轉顧衆人道：「諸位快不要問了。憑衆位怎麼問，他二位實在不能回答，他二位跟俞某是朋友，跟飛豹子也是朋友，那封信上已然說得明明白白；都是朋友，幫誰也使不得。我說于賢弟，可是這個意思吧？：總而言之，既然有這等情節，我們應該拋開于趙二位這封信，我們大家另想辦法，根究飛豹子的蹤迹，我們不應該從于趙二位口中，打聽飛豹子半點的消息，至於這封信。：」叫着于趙二人的名字道：「二位賢弟，這信我依然奉還二位。二位只管發出去，且看令兄如何答覆便了，我們這裏，照樣還是先回寶應縣，再轉奔火雲莊。到子母神棧武勝文武莊主那裏，登門投帖，請他給我們引見飛豹子，我們定期會面，

索討鏢銀。：」又向衆人笑道：「再說，賤內大遠的從海州尋來，我講句笑話罷，她也許訪著一點線索，特意邀着朋友，給我送信來了，我們訪求飛豹子，並不爲難，何必定要擠于趙二位呢？我說對不對，胡二弟？」

說罷，站起來，把殘信索到手中，仍交于錦。一面勸阻衆人，不要嗷嗷，催大家各歸各屋，趕早安歇，明早好一齊上路。一面命人上房，把智囊姜羽冲換回；略將奪信還信之事，告訴姜羽冲。又抽空邀着老拳師夜遊神蘇建明，和鐵牌手胡孟剛，偕同去找阮佩章，李尙同，時光庭三人，把三人安慰一番，親手給阮佩章裹好傷，說了許多密話，是教三人不要灰心的意思。然後，十二金錢俞劍平回來，和姜羽冲，陪伴着于趙二人重新極力安慰二人；但只說了許多好話，並不打聽飛豹子的來歷。

趙忠敏性直，于錦心細。兩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雖深感俞鏢頭的推誠相待，仍有點餘怒未息，同時疑誣頓雪，又很得意，俞劍平接著勸道：「算了罷，你二位和阮佩章不熟，他一向如此冒失的，我們大丈夫做事，丟得起，放得下；既然自己的苦心已得大家信諒，我盼望二位明天再不要提起了。二位想想看，阮佩章這時候該多麼後悔？二位爲我担點嫌疑，任勞任怨，我俞劍平心裏有數。」

智囊姜羽冲此時坐在俞劍平身旁，就跟着幫腔，往外引逗于趙的話。姜羽冲先因衆人只顧內訌，忘了外患，他就急急登房，暫代瞭敵。等到亂過去，他這才跳下房來，忙找到蘇建明，阮佩章，先把信中原委問明；想了想，這才來到上房，故作不知，當着于趙的面，向俞劍平探問：「剛才怎的亂了這一大陣？」俞劍平又把剛才之事說了一遍，姜羽冲順口氣，把阮佩章抱怨一頓：「交朋友不該這麼多疑！」跟着向俞劍平道：「這個飛豹子原來姓袁，叫袁承烈，不是綠林，是遼東開甚麼場子的，又叫快馬袁，這定是開牧場子的了。俞大哥，你從前可跟這樣一個人物，打過交道，有過樞子麼？」說時，眼角掃着于趙。

俞劍平掉鬚微笑道：「這個，先不用管他，我現在認不得了；好在內人快來了，我想她必不是空來。我的意思，還是回寶應縣，聽聽內人怎麼說，隨後再往火雲莊去。」姜羽冲欣然說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我



聽說俞大嫂還邀來一位蕭武官，是俞大哥的師弟，當然探出飛豹子的實底來了。大嫂一到，定有捷音；我想飛豹子這一回再沒處藏躲了。」復用戲謔的口吻說道：「俞大嫂乃是女中丈夫，不愧爲俞大哥的賢內助；當年你賢伉儷聯劍創業，爭雄武林；凡是俞大哥的事，俞大嫂一定纖悉皆知。並且女人家心細，俞大哥忘了，俞大嫂一定記得。這個飛豹子的來歷，我敢說俞大嫂一定曉得。」

俞劍平笑道：「我最健忘，賤內比我年歲小，的確比我有記性。」姜羽冲道：「那更好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所以我說，不必再在這里就誤，我們速回寶應縣，實爲上著。」姜羽冲做出踴躍的樣子來，喝采道：「對！」好像一到寶應，一見俞夫人丁雲秀，這飛豹子一準不能遁形潛蹤了。

俞劍平這樣說話，姜羽冲已經明白。這意思就是說：「鈎稽飛豹子的底細，我們另有辦法。朋友不肯告訴我，我無須乎教朋友做難。」趙忠敏聽了，不甚理會；于錦却覺察出來了，人家越不肯問，就是越形容自己跟飛豹子交情近；當下默然，眼望着趙忠敏。趙忠敏只看于錦的形色；于既不語，他也就裝啞叭了。

跟着，姜羽冲和俞劍平又提到回寶應縣，訪火雲莊的步驟；因又問到俞劍平當年創業，得罪過甚麼人；飛豹子三字反倒軼出口邊，全不談了。可是仍不冷落于趙二人，俞姜二老照樣的一句半句向于趙談談問問。

于錦尋思了一回，忍不住了；朗然說道：「剛才那封信，俞老鏢頭只聽見念誦，還沒有看。這封信已經扯碎，我也不打算發出去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可以另寫好了，再發出去。」于錦道：「那也不必。俞老鏢頭，由這封信總可以看出：我弟兄決沒有洩漏我們鏢行的機密。我們鏢行本有行規；我弟兄就不管行規，也得看我們大師兄跟俞老鏢頭的交情上。前兩天我弟兄無端被人當好細看，心中實在不好受。」姜羽冲忙道：「好在是非大明，已經揭過去了。」于錦道：「誤會是揭過去了，但是我們和這飛豹子究竟是怎樣個來往，俞老鏢頭不肯問我却不能不表一露。老實說，我們只是欠人家的信，沒有跟人家共過事。」

話到口邊，姜羽冲趁這機會，淡淡的問道：「這個人不是開牧場的麼？你二位怎會欠他的情呢？」

于錦翻著眼睛，掃了姜羽冲一眼，面對俞劍平道：「俞老鏢頭，我們跟飛豹子的交道，本來不該說。我弟兄奉大師兄錢正凱的派遣，前來助訪鏢銀，事先實不知道這劫鏢的就是飛豹子袁某；臨到鬼門關一場鬥技，方才斷定是熟人。這個袁某的確不是綠林，的確是在遼東開牧場子的，我們跟他也並無淵源。只在六七年前，我們鏢局押著一票鏢出關，因為押鏢的鏢客在店中說了狂話，行在半道上，竟出了岔錯，我們的鏢被馬達子麥金源抄去了。大師兄錢正凱帶着我，出關訪鏢；誤打誤撞，又和破釜山的瑞寶成一言不和，動起武來。我們人少勢孤，被人家包圍。我們大師兄展開絕技，與瑞寶成苦鬥，眼看不得了；適逢其會，這個飛豹子押著馬羣，從瑞寶成的線地上經過，他和瑞寶成素有認識，當那時他是路過破釜山；聽說山下困住了關內的鏢客，他就騎一匹劣馬，由破釜山的二當家陪著，前來觀戰。這時候我們大師兄和我，還有兩位朋友，已經危急萬分，被人家圍在兩處，各不能相顧。可是我們大師兄視死如歸，絲毫不怯，依然苦戰不休。這個快馬袁想是存著『惺惺惜惺惺』的心思，手拿一根大鍋鐵菸袋，竟策馬突圍，撲到戰場，把瑞寶成勸住。問明原委，知是誤會，對我們兩家說：同是武林一脈，不打不成相識，極力給我們排解。瑞寶成很敬畏這個快馬袁；當下頗留情面，不但把我們放了，還邀上山寨，當朋友款待。我們大師兄十分感激，在筵間與瑞寶成，快馬袁，極力結識。到這時快馬袁方才說：他並非山的寨主，他也是過客，特來順路拜山的。他好像很佩服我們大師兄的胆氣和武技，拿着我們當朋友看；問我們大師兄是那里人，問甚麼鏢局？因何事出關？錢大師兄據實相告，這快馬袁大笑，自說也是關內人。……」

說到此，姜羽冲不覺回問道：「哦，他也是關裏人，是那一省呢？」于錦眼珠一轉笑道：「這個我可忘了。」俞劍平向姜羽冲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恐怕是直隸人。」于錦道：「也許是的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以後如何呢？」于錦道：「以後麼？錢大師兄就將失鏢尋鏢之事，如實說出來。這快馬袁十分慷慨，對瑞寶成道：『這位錢朋友的武功乃是武當北派正宗，和瑞爺門戶很近，你們二位很可以交交。不過人家到遼

東來，人生地疎，全靠朋友照應。他還不是訪鏢來的麼，瑞爺看在武林分上，何不幫個小忙，替他查查找？」那寶瑞成就大聲說道：「錢鏢頭的鏢，我倒曉得落在誰手裏了，不過錢鏢頭這位淌子手說話太難聽，所以我剛才不能不和錢鏢頭比劃比劃。其實錢鏢頭的大名，我也是久仰的。」轉對我大師兄說道：「老實告訴你，你的鏢落在麥金源手裏了。」我那大師兄立刻起身道謝，就要找麥金源去討。快馬袁和瑞寶成一齊勸阻道：「麥老四爲人古怪，只怕情討不易。」這快馬袁拿出自己的名帖來，又勸瑞寶成也拿一份名帖；由他二位出頭，備下禮物，派破釜山的一個小嘍囉，面見麥金源，以禮討鏢。居然只費了十幾天的功夫，把原鏢取回。我們大師兄因此欠下了快馬袁的情，至今已歷六七年，始終未得一報。那時候，小弟本也在場，知道此人本非綠林，乃是牧場場主。他這人生得豹頭環眼，手裏拿着一根大鐵鍋菸袋，說話氣度非常豪爽，我們乍來時，雖聽說劫鏢的人生的豹頭環眼，手使鐵菸袋打穴，我們也是心中一動。但因不知劫鏢人的姓名，而快馬袁又非綠林，我們也就沒有聯想到是他，這一次在苦水舖，得知劫鏢的人外號叫做飛豹子，我們這才知道一準是他了。」

姜羽冲道：「那也不見得吧。他一個開牧場的，無緣無故，跑到江南劫鏢，做這犯法的事，又是何意呢？」

于錦又看了姜羽冲一眼道：「他爲甚麼劫鏢，我可不知道；我只曉得快馬袁又叫飛豹子罷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快馬袁真叫飛豹子麼？」于錦道：「一點不錯。原因他在牧場，有這快馬袁的外號，乃是：」說至此一頓，却又接口道：「我索性說了吧。他的岳父叫快馬韓，他這是承繼他岳父的外號。後來他和遼東三熊因奪金場，比武爭霸，仗他一人之力，把遼東三熊全都打敗，並且把三人收爲門徒，人家遂贈了這麼一個外號，叫做『飛豹子單掌敗三熊』，現在這裏劫鏢的主兒生得豹頭環眼，正和快馬袁的相貌一樣，論年紀也都是五六十歲，使的兵刃又都是鐵菸袋桿，並且外號又叫飛豹子，這十成十準是他了。飛豹子快馬袁素日在關外寒邊圍子，開著牧場；我們却不曉得他究因何故，跑到關內劫鏢？但是他既指名要俞老鏢頭

，猜想他或者跟俞老鏢頭從前有過過節兒，我們可就不曉得了。俞老鏢頭，我已將真情實底說出來了，你跟我們錢大師兄是患難弟兄，又是同行，現在這劫鏢的飛豹子就是快馬袁承烈，快馬袁又和我們鏢局有恩。：我們先不知他是快馬袁，還則罷了，既知道他就是快馬袁，請你替我弟兄想想，我們能怎樣辦呢？所以我們弟兄迫不得已，才想告退。又恐怕我們大師兄也許另有兩全之策，我們這才偷偷寫信，要請問請問他。我們決沒有當奸細的心思，我們只怕對不住兩方面的交情罷了，誰知道反爲這個，遭大家白眼呢？」

于錦侃侃而談，一口氣講罷，目視姜羽冲，仰面一笑道：「我要說，不用誘供，我可以不打自招。不過要像阮佩章那麼拿我不當人，硬擠我吐實，我可就頭可斷，嘴不能輸。或者那一位拿我當傻子，總想繞着彎子來套問我，我也偏不上當，教他趁不了願。我就是天生這盤混賬脾氣！幸而俞老鏢頭大仁大義，拿我們當朋友，沒拿我們當小孩子，我只得實說了。說是說了，我可就對得住俞老鏢頭，又對不住飛豹子了。我實不該給人家洩底，我現在只有和我們趙三弟趕快潔身引退。」說至此憂然而住。話鋒銜着姜羽冲攻擊上來。姜羽冲老練之至，臉上連動都不動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「好！還是于賢弟痛快，于賢弟真是快人快語，我佩服之至！于賢弟是怕兩面得罪人，其實你不會跟你們令師兄出頭，給說和說和麼？：真個的，快馬袁的家鄉在那麼？」

于錦搖頭道：「對不住，這個我說不出來。至於說和，只怕我兄弟沒有那大臉面！」

俞劍平心知于趙猶含不悅，便向姜羽冲示意，拋開正文，只說閒話。左夢雲從外面進來，趨近俞劍平，似要耳語。俞劍平道：「有話大聲說，不要這樣子。」左夢雲囁嚅道：「阮佩章和時李二位：」俞劍平道：「哦，他三位錯疑了好朋友，心上不得勁，待我過去勸勸他。」向于趙道：「天已不早，二位歇歇吧。」急站起來，去見阮佩章。

阮佩章很懊喪的坐在另室，衆人知他沒趣，就勸說道：「阮大哥，多虧你冒險挨這一刀，咱們才得探出飛豹子的真姓名來，又知他是遼東開牧場的，這實在是奇功一件。」蘇建明捫鬚笑道：「別看我剛才那

麼說，若沒有阮賢弟出頭做惡人，于趙的信我們真沒法子來看。阮賢弟這一回任勞任怨，給俞胡二位幫忙不小。」這樣勸著，阮佩章稍爲心寬，面向時光庭，李尙桐，歎了口氣道：「我真渾！我這一來，算是得罪錢正凱哥們了！」衆人忙道：「那不要緊，等到事後，俞鏢頭自然想法子，給你們兩家和解。」不想九股煙喬茂蹭過來，忽然說出幾句冷話，向歐聯奎道：「交朋友全靠有眼珠子，瞎目瞪眼的人總得吃虧，饒吃虧還得罪人。人家于錦是我們鏢局本行，有行規管著，人家怎會給賊做底線？拿人當賊，不是作踐人麼？依我看，咱們得擺酒席，好好的登門給人家道歉。」

阮佩章勃然變色，時光庭，李尙桐尤怒，站起來道：「對對對，我們三個人全是瞎眼的渾蛋，得罪人了！」李尙桐口齒最厲害，冷笑道：「阮大哥，咱們衝着喬鏢頭，咱們也別在這裏裝渾蛋了！」

蘇建明老頭子不高興，道：「喬師傅這是怎麼說話！」周季龍把喬茂推出去，大家又重勸阮佩章等三人。

俞劍平跟著左夢雲急急進來，向阮佩章道：「阮賢弟，虧你這一來，我們得知許多線索。你一心爲我，得罪人了，還受了傷。還有時李二位，你們哥三個全是爲友燒身，：你三位別聽閒話，我俞劍平自有道理。」

俞劍平兩面安慰，費了許多話，才將事情揭過去，隨後把老一輩的英雄都邀過來，一同揣摩這快馬袁的爲人。俞劍平想不起袁承烈這個名字，更猜不出因何與己結仇，馬氏雙雄熟知北方武林人物，也不曉得這個人的根底，派別。蘇建明，童冠英等本是江南的武林，和遼東牧場簡直如風馬牛。大家你問我，我問你，亂猜一陣，誰也猜不出來。末後幾個老英雄都說：「這個人什九必是俞鏢頭的仇人轉煩出來的。或者這個人現時開牧場，從前也是綠林；俞劍平當年創業時，與他有過樑子，也未可知。」姜羽冲道：「不必瞎猜了，還是回寶應縣，訪火雲莊。」於是大家略略歇息，轉眼天亮了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即請夜遊神蘇建明率一半人，留在苦水鋪一帶設卡，其餘的人都隨俞劍平，胡孟剛，

姜羽冲回去。吳玉朋逕由苦水舖回東路卡子。童冠英堅欲跟俞劍平赴火雲莊，至於南路卡子，他要轉煩別人替他去。但赴火雲莊是攻，看卡子是守，別人也不願退後，鬧了半晌，姜羽冲道：「好在上南路卡子去，也得通過寶應縣城，咱們到城裏，再定規罷。」童冠英方才不說甚麼了。

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姜羽冲，童冠英，和二三個受傷的人騎馬先行。其餘少年有的僱牲口，有的坐太平車子，一同出離苦水舖，俞劍平這幾個人都騎的是白備的好馬，由早晨動身，傍晚便進了寶應縣城。此時義成鏢局的總鏢頭寶煥如，已與青松道人到火雲莊去了；現在鏢局的，只有沈明誼，無明和尚，和義成鏢局的幾位鏢客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先對無明和尚說了些客氣話，跟着向鏢局中人打聽近日情形。義成鏢客說是：郝穎先去了之後，一舉一動，被敵監視，很不容易着手。寶煥如與青松道人等昨日才去，還沒有回信，跟着吃完晚飯，喝茶休息。把受傷的夏靖侯，葉良棟幾個人留在鏢局，請醫療治。俞劍平就要馬不揚鞍，連夜馳赴火雲莊，童冠英道：「俞大嫂不是後天就來麼？你怎麼不等一等？」姜羽冲道：「我們的人熬了好幾夜，得歇一晚上。還有他們坐車的人，現在還沒到，我們總該候一候他們。」

俞劍平心中焦灼，迫不及待。胡孟剛望念獄中被扣的家眷，覺得既已訪知飛豹子身世，就該立赴火雲莊；如能抵面一門，立討鏢銀更好；不然的話，便應設法去到遼東，搜他的根子去。

俞劍平對衆人說道：「依小弟之見，我打算和胡二弟，再請幾位，現時就動身，別位可以明早走。我和胡二弟趕到火雲莊，恰在夜半，我們就索性乘夜入莊探探一下。等到白天，咱們的人也到齊了，再登門投帖，拜訪那個武勝文。姜五爺，你說這麼辦，好不好？至於這飛豹子，既知他在遼東開牧場，有名有姓，自然不難究問。我此刻就寫信，請這里的師傅們給發出去，託北京保定的同行，轉煩遼東同業代訪。」

沈明誼皺眉道：「由江南發信到遼東，往來還不得一個多月？還不如由我們海州鏢局，託海船送到煙台，轉往營口。山海關的景明鏢行，不是跟馬氏雙雄共過事麼？」俞劍平道：「這也可以，我們不妨雙管齊下。」胡孟剛道：「好！咱們就立刻辦起來！」

十二金錢劍平便索筆墨，親自修書。胡孟剛也要寫信，姜羽冲道：「胡二哥，你念我寫吧。」

無明和尚在旁插話道：「這個快馬哀原來是一個開牧場的，他不遠千里，跑到這里劫鏢，劫的又是鏢鏢！他不惜身罹重罪，做這等大案，猜想他和俞胡二位必有極深難解的仇隙！」

九股烟道：「那還用說？」胡孟剛急急瞪他一眼道：「你又！」

俞劍平一面寫信，一面答道：「是的，是的。這飛豹子一定是跟我下不去，無奈我和胡二弟實在琢磨不出來。」旁顧童冠英道：「這飛豹子的姓名，我們昨天才探出來；明師父剛到，還不曉得，童師傅費心替我說說吧。」童冠英就移座挨近無明和尚，把昨夜于趙之事，對無明和尚說了。這無明和尚生得瘦臉長眉，好像個道高僧，骨子裏却是武技超絕，做事狠辣的拳家；他的外家功夫名震一時。他此來乃是過路，被賽煥如挽留住，請他照着鏢局。他因聽說靜虛和尚正助俞胡訪鏢，他也要和俞劍平結納結納，故此留下了。靜虛和尚跟他乃是兩個宗派，童冠英却和他很熟；兩人當下說得很熱鬧，可是一句出家人的話也沒有，完全說得是江湖勾當。

不大功夫，俞劍平把信寫好，投筆站起來道：「這時剛起更，胡二弟，走吧！」跟着姜羽冲也已寫好了信，各信都由俞胡姜馬等人共同列名，交給義成鏢局的人，煩他發出去。外面人已將鞍馬備好，點着燈籠，兵刃暗器也都檢點了。俞劍平拉着胡孟剛，對無明和尚說：「明師父，火雲莊的子弟神梭武勝文，和這劫鏢的飛豹子哀承烈，一定素有認識，交情很深，現時飛豹子或者就在火雲莊。」童冠英道：「這些話我都對明師父說了。俞大哥的意思，是要激明師傅同去不是？我已跟他說好了，他說我去他就去；我自然是去。姜五爺，你快派人守卡子吧，我們一僧一俗今晚陪俞大哥，到火雲莊去一趟。剛才聽沈明誼師傅說，郝穎先他們就住在火雲莊藥王廟；明師父去了，更方便。別就悞了，誰去誰留，快點安派，咱們立刻出發吧。」

姜羽冲對胡俞說：「就是這樣，崧松江三傑夏靖侯二哥留守寶應縣，就便養傷。請夏建侯大哥，谷紹

光三哥，暫守東路卡子，俞大嫂來到時，這里已經備好公館，再請留守的人趕快送信來。」松江三傑本不願意留守，俞劍平一再拜託道：「三位已經很受累了，守卡子也是要緊的事。」又道：「賤內若到，可以問問她有什麼事，就教她趕快轉赴火雲莊，不必在這裏就誤了。」

胡孟剛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把腰帶一緊，頭一個站起來，蛇焰箭岳俊超道：「俞大哥，對不住，我得明天走。我的蛇焰箭全用完了，我還得趕緊買辦硫黃火藥，動手現做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岳四爺明後天走，全可以。」又將俞門弟子左夢雲留下，好招待他的師娘俞夫人丁雲秀。

十二金錢俞劍平，胡孟剛，智囊姜羽冲，霹靂手童冠英，童門弟子郭壽彭，無明和尚，馬氏雙雄，馬贊源，馬贊潮，沒影兒魏廉，九股煙喬茂，共十個人，帶一個領路的淌子手，連夜出離寶應縣。由淌子手挑燈先行，把馬鞭力打，如箭似的飛馳而去。

這時二更剛過，晴空無雲，天色黑暗。衆人銜枚急走，但聽蹄聲得得，衝破寂靜的曠野。一口氣走出六十多里，距火雲莊還有二十里地；前面正有一座小市鎮，應該進鎮打尖歇馬。胡孟剛說：「我們只飲飲牲口，還是往前趕。」姜羽冲道：「就是趕到，恐怕也快天亮了。」俞劍平道：「趕着看。聽說火雲莊沒有店，在這裏歇歇馬也好。」遂由淌子手上前覓店砸門，把牲口喂飲了。天氣熱，大家開了房間，忙着洗臉，擦汗，吃茶。這些人都是老行家，在店房內，一句話也不多說。却是砸門聲，馬蹄聲，仍驚動了住店的客人。從別的房间，走出一個客人，到廁所解洩。俞劍平推門往外瞥了一眼；那人打着呵欠，走回已室。俞劍平便走出來，到馬棚看了看。隨後付了店錢，大家扳鞍上馬。

再往前走，距火雲莊還有二三里，大家把馬放慢。一鈎新月從薄雲透出微光，已經是下半夜了。姜羽冲招呼路上多加小心，俞劍平把兵刃抽出來，一馬當先，搶到最前面，緊護著攔導走。九股煙喬茂夾在當中走，惟恐受了暗算，忽然一陣風過處，背後又有蹄聲。無明和尚的馬不好，落在後面，恰好聽見，忙招呼大衆留神。諸人駐馬傾耳，果然有馬蹄奔馳之聲，好像這馬越走越近，忽又轉了灣，往岔道上走去了。



胡孟剛大膽道：「難道這又是飛豹子的黨羽？」姜羽冲道：「不要理他！我們還是往前走。」俞劍平微哼了一聲，心下恍然。無明和尚道：「要是賊黨，做甚麼不追過去看看？」俞胡二鏢頭齊道：「追就上當，他們要誘咱們走瞎道。」

大家策馬又往前行。淌子手舉鞭指着前面道：「到了。」衆人在馬上一望，黑忽忽一大片濃影，住戶至少也有一二百家；那藥王廟就在莊內靠東南隅。俞胡姜馬一行翻身下馬，淌子手道：「我們怎樣進莊？」俞劍平道：「這時候多早晚了？」淌子手道：「有四更天了吧。」俞劍平道：「人先進莊，馬稍留後。」將馬拴在莊外樹林內，留人看馬。本想多留兩三人，九股煙害怕不肯幹，沒影兒爭功也不肯幹，只可單留下童門弟子郭壽彭一人；其餘的人一齊進莊。俞劍平當先，無明和尚押後，急繞莊巡視一遍，一見可異之處，便由淌子手引導，蹑足潛行，逕往東南隅走去。

不想在莊外繞看無人，剛剛進內，便聽見嗖的一聲，一條人影從人家房上，飛竄過去，九股煙喬茂叫了一聲：「有人！」老英雄把兵刃握在掌中，身子全都沒動。沒影兒魏廉一聲不響，往臨街宅牆上一躍，登高急尋，那人影已隱匿不見。魏廉還想搜尋，被俞劍平輕輕喚住，催他下來；說道：「天已快亮，不便動手了，咱們快找郝穎先郝師傅去爲要。」

十二金錢俞劍平暗自詫異。這地方是火雲莊，不是古堡；這武勝文不管他真面目如何，在表面上總算是當地紳士，他不該在本鄉本土做出綠林舉動。就是飛豹子胡鬧，武勝文也該加以阻止；怎麼這裏竟有夜行人出現？俞胡姜等全都這麼涉想，不肯冒然動武，可是爲防意外，俞劍平和童冠英便左右護着淌子手，往莊裏走。轉眼來到藥王廟附近；俞劍平命淌子手上前叫門。童冠英叫着無明和尚，要趨奔廟後，從後面跳牆進去。無明和尚笑道：「我不去，那一來，我真成了跳牆和尚了。」沒影兒魏廉道：「童老師，我陪你去。」馬氏雙雄道：「咱們一同去。」四人立刻離開前邊，繞奔廟後去了。

餘衆貼牆根藏在黑影裏，由俞劍平陪着淌子手，來到藥王廟山門口；登上石階，輕輕彈指扣門，裏面

無人應聲。九股烟喬茂此時忽然勇敢起來，掄拳「拍拍」一陣狂打。姜羽冲忙奔過來，將他攔住道：「手輕點，別驚動四鄰！」九股烟道：「怕甚麼？半夜叫門，不犯法呀！」胡孟剛低聲道：「你這人說話總是另一個味道，咱們不是？」一句話未了，半空刷的一聲，一道寒光打來。胡孟剛，姜羽冲往旁一竄，兪劍平就一俯腰；山門上「錚」的響了一下，一枝暗器（袖箭鋼鏢之類）釘在門上了。吓得九股烟喬茂失聲一喊，拚命竄開。

衆人急尋暗器來路，早又刷地一聲，接着發出一枝暗器，衝兪劍平打來。兪劍平又一側身，伸手把鏢抄住，翻手還打出去。跟着把淌子手一提，提到牆根。發暗器的地方在側面房上，距離很遠，暗器打得很有力。兪劍平還鏢打到，那人影一幌，沉下房脊，隱隱聽見一聲冷笑。胡孟剛大怒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無明和尙怒吼一聲，把戒刀一亮道：「甚麼人胆敢擾亂佛門善地？」從牆根黑影中竄出來，飛身上房。兪劍平，姜羽冲，胡孟剛也忙搜索過去。

頭一個衝過去的是無明和尙。那人影在房上伏腰飛跑，轉眼間跳落平地。無明和尙追過去，往前一撲，掄刀就砍。那人狂笑道：「朋友又來了？這回你可得不了便宜去！」抖手又打出一鏢，無明和尙急閃。那人攙頭又跑，轉過一條小巷，忽然站住；口打胡哨，從暗處竄出兩個人，把無明和尙打圍圍住。無明和尙昂然不懼，用他那揚州土話，厲聲喝道：「好個劫鏢賊，你就來吧！」頓時對上手，刀鋒乍交，敵人忽叫道：「咦，這是個出家人？」無明和尙罵道：「出家人也要開殺戒！」刀光揮霍，力抗三敵。

兪劍平等跟蹤尋到。月色微明，兪劍平略瞥戰況，心頭一轉，急忙喊道：「前面可有郝師傅麼？」敵人倏然一退，內中一人應聲道：「我是程岳，來的可是師傅麼？」

兩方面竟是自己人，頓時住手。兪胡姜三人湊近一看，原來是程岳，戴永清，和白彥倫這三個人。兩邊的人聚在一處，兪劍平道：「白賢弟辛苦，你們三人埋伏在這里做甚麼？可是飛豹子來了麼？那個武勝文就公然拿出綠林手腕，對付咱們人麼？」

白彥倫還顧衆人道：「說不得，濟武勝文才滑極了！我們教他擺佈得一點也動轉不得。大哥，我們進廟去吧；不然的話，他又會支使出鄉團來搗亂了。」

大家在外面不便多談，忙踐階而上，來到山門口。胡孟剛道：「廟裏還有人麼？怎麼總叫不開？」白彥倫道：「硬叫門，自然叫不開，我們有暗號。」戴永清道：「待我來。」取出飛蝗石子，用一塊白布包上，這白布上面有肥號，抖手打入廟內。回頭對俞胡笑道：「你瞧，回頭就有人開門。」

石子投入一响，廟中竟還無人開門。白彥倫道：「唔，難道都睡了不成？」俞姜二人低聲：「不對！白賢弟，我們有幾個人從後面跳牆進去了，別是他們鬧起誤會來了！白彥倫道：「都是誰？」胡孟剛道：「是霹靂手童冠英，和馬氏弟兄，沒影兒魏廉。」白彥倫道：「不好，咱們快進去看看。」

黑鷹程岳道：「我去。」才躍上牆頭，那山門已然豁刺的開了。後面當真也險些動了手，童冠英剛剛躍上後山門的牆，背後便飛來一石子。魏廉忙叫道：「我是鏢行！」楚占熊方從隱身處出來。

白彥倫，熊占熊等引俞胡姜童一行人，進了藥王廟的一所跨院。這廟殿宇很多，有兩個僧人，和一個火居道人住著。前前後後，空房子極多，隨便可住，就是失修太甚。因火雲莊沒有店，借民房不便，義成鏢局寶煥如託人給住持僧許多香資，把三間禪房借妥；郝穎先等先後兩撥人都住在這裏。

大家齊進禪房。點着了燈，未遑就座，先由楚占熊陪着魏廉，把莊外的郭壽彭和那十一匹馬，先引進廟來，拴在空廡內。黑鷹程岳道：「我們外面還得安放人，白店主請在這裏說話，我去房上瞭望。」白彥倫道：「就在廟裏吧。」程岳點頭出去，躍上大殿。姜羽冲道：「你們戒備得這麼嚴密麼？」白彥倫道：「唉！這武勝文真真不是好貨！我們這些天，教他打着鄉團的幌子，監視得一步也施展不開。」九股烟喬茂咧嘴道：「好，倒是我們窺探人家，還是教人家窺探我們呢！」胡孟剛佛然道：「喬爺，這些話少說一句，行不行？你怎樣跟誰都是這樣？」白彥倫倒笑了，說道：「九股烟喬爺的口齒，我早就聞名的。」

俞劍平道：「郝師傅怎麼沒見？寶煥如鏢頭，青松道人，九頭獅子般懷亮，他們由前天動身，難道全

沒到麼？」白彥倫道：「他們昨天到的。」胡孟剛最爲心急，搶着說道：「豹子在這裏沒有？我告訴你，我們訪出他的根底來了；他姓袁，叫袁承烈，又叫快馬袁，是遼東開牧場子的。你們這裏究竟怎麼樣？寶鏢頭他們幾位全上那裏去了？請你趕快說一說，我們還打算此刻就到武勝文莊內去一趟哩。」

白彥倫忙將經過情形扼要的說了一遍。原來白彥倫等第一撥人，和郝穎先等第二撥人，先後到武勝文家裏，投帖拜見，沒得結果。却鏢之事，武勝文先說一概不知。可是他又道：「俞鏢頭名氣太大了，有人要領教領教他；也許得罪了人，有人要較量較量他。我倒也聽見一點影子。」跟着又明白說道：「我這裏倒真有一位朋友，羨慕俞鏢頭的拳劍鏢三絕技，要想見識見識。」白彥倫郝穎先等一聽這話，忙追問他這位朋友的姓名，武勝文却又不肯指明。他對郝穎先附耳低聲道：「此人乃是綠林，說出來不便。我可以把這人的相貌說給郝希聽，就煩你轉告俞鏢頭。這人的相貌正是豹頭環眼，年近六旬。」分明影射着飛豹子。武勝文又說：「還有一位年青的武林，也要見見俞鏢頭。」郝穎先忙把事情攪到自己身上；既有這兩位朋友，郝某不才，倒要自己見見。武勝文忽又把話推開道：「郝師傅要想會會敝友，現在他一老一少全在芒碭山。郝師傅不嫌辛苦，可以到芒碭山找他去，我可以派人陪了去。」芒碭山離此地甚遠，郝穎先恐去了撲空，不肯上當；拿很刻薄的話擠武勝文，堅請武勝文把那人邀來。武勝文笑說：「那得過些日子。」總而言之，行家遇行家，拿空話探實情，是一點也探不出來。末後只可動真的了。郝穎先和白彥倫，黑鷹程岳，幾個人一商量，打算夜探火雲莊，但是白彥倫和黑鷹程岳前已探過，這火雲莊內外戒備森嚴；你這裏沒動，人家那裏已經派人看上了。打更的，巡夜的，全不是尋常百姓，武功都很好。他們有時拿出鄉團的面孔，來阻當鏢行；有時拿出綠林的手法，來搜探鏢客。白彥倫初到的當夜，住處便教人家搜了一回；幸被看破急趕，他個跳牆跑了。武勝文家出來進去的人很多；白彥倫等總想探一探飛豹子，究竟在那裏沒有，可是挨不進門去。

有一次，黑鷹程岳瞥見兩個美貌女子，騎驢來到武家門口；下驢時，看出他穿着鐵尖鞋。次日便見這

兩個女子，結伴前來進廟，這藥王廟不到廟期，一無可逛；兩個女子却到處遊觀，連鏢客的寓所也進去了。正趕上程岳回來，六目相對，互釘了幾眼。其中那個體態輕盈的女子笑了笑，對女伴道：「咱們走吧。」程岳急進屋檢查，一物不短，却多了一枝袖箭。再綴出來時，那女子不進武宅，反走到武家鄰舍去了。郝穎先和黑鷹程岳，白彥倫，楚占熊等，又分做兩撥，由白天起，故意溜出火雲莊，假裝回縣，藏在青松帳中，耗到半夜，突然奔回去。那知剛到火雲莊口，不知怎的，人家早得了信；竟燈籠火把的，出來許多人。那武勝文騎著馬，把郝穎先，白彥倫的名字叫出來，對他手下人說：「這是熟人，你們怎麼拿熟人當匪警呢？」給明著揭破了。

如此設計多次，總未得手。郝穎先，白彥倫都覺得武勝文明明可疑，却訪不著一點實跡，自己面子上太難堪，因此含嘆不肯空回。等到最後，經他們加意窺查，竟窺出子母神梭武勝文家必有地道，通著外面，外面也另有巢穴；曾經一次，兩次，望見大撥的人在武宅鄰近，忽隱忽現的出沒。白郝等因此越發的流連不歸了。却幸兩家對兵互窺，彼此逗弄，武勝文還保持著紳士的面目，只防備鏢客窺探，並沒有認真動武；雙方才沒激出事來。

白彥倫把數日來的情形，對俞胡姜童諸人說了。又說：「現在青松道人，九頭獅子股懷亮，寶煥如，這幾位一到，已由郝穎先引領，到西北隅搜探武家的地道，和別處的窠穴去了。他們說好，要盡一夜之力搜一搜，大概也快回來了。」

衆人聽罷，都不信武勝文竟有這大勢派；胡孟剛尤爲忿怒，恨不得報官抄他；只可惜礙着武林規矩，又沒有抓着他的把柄。胡孟剛道：「若真抓住把柄，武勝文就是窩藏要犯，這個罪怕他吃不起！」俞劍平打算到武家附近看看，又覺着時候太晚了。童冠英躍然說道：「我們只在門前宅後繞一繞，還不行麼？」戴永清，白彥倫齊說：「不行，他會支使鄉團出來跟着我們；聽說他還是這里鄉團的甚麼頭兒呢。」

衆人都想去到武宅看看。白彥倫攔不住，終於先派幾個人，前往試了一試；果然碰見巡夜的人，頂回

來了。俞劍平道：「算了罷，白趕了一夜；我們還是跟他明着來。」遂將禪房略加收拾，支起幾個舖，大家安歇了。可是全睡不熟，便躺着商量辦法。

轉瞬天明，郝穎先，青松道人，九頭獅子股懷亮，連同巡視莊外的寶煥如，一團回來。俞劍平等一躍而起，相迎問訊。九頭獅子股懷亮道：「郝師傅真可以，這回一居然把武勝文私設的地道探出來了。就憑這個，咱們很可以稟官告發他。」

衆人一聽，齊聲說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！武勝文刁猾萬分，我們這一下子，豈不是抓住他的把柄了？」

童冠英向郝股三人說道：「你們諸位還不知道哩；飛豹子的姓名來歷，現在也掏着了。」姜羽冲道：「諸位請坐！現在一切都有頭緒了，俞大哥胡二哥可以好好的歇一會。我們吃完早飯，就一直見武勝文去。」胡孟剛眉飛色舞說道：「我們找他飛豹子的行蹤。他如不說，便拿地道的話點破他，揭開了明幹。我真急了，我是甚麼面子都不顧了。」姜羽冲忙道：「不可如此。俞大哥，胡二哥，你二位可以客客氣氣，跟他講面子；至於威脅的話，不妨由別人代說。」童冠英道：「誰陪着去說呢？這可是得罪人，做惡險的事。」馬氏雙雄笑道：「這可沒法子，只可由軍師爺出場了。軍師的口才是好的，說話最有力量。」姜羽冲皺眉笑道：「非我不行麼？」衆人笑道：「非你不行！」大家越說越高興，可是全忘了問這「地道」長短如何，怎樣探出來的。還是憤說破話的九股烟喬茂，忽然發話道：「這地道倒是犯法，倘若人家把它堵死呢？」郝穎先微笑道：「只怕他現堵不及，這地道有一里多長呢。」

在場羣雄到底公推姜羽冲，郝穎先，白彥倫，童冠英四個人陪同俞胡二位鏢頭前往登門拜訪武勝文。另跟著黑鷹程岳，沒影兒魏廉，假裝投帖的鏢行夥計。戴永清笑道：「喬爺總得跟去，全靠他認人哩。」九股烟很不情願道：「這上桌面的事，可沒有我。」胡孟剛道：「不錯，喬老弟沒得去。」童冠英說：「我們何不請青松道長，無明方丈一同去？一僧一道去了，也顯著我們俞大哥，胡二哥交遊廣闊。」青松道人，無明和尚一齊推辭道：「我們出家人排難解紛，是可以出面的；出頭尋人生事，恐怕不便。」姜羽冲

道：「我剛想起一策，二位很可以同去；反正由我做壞人，說狠話就是了。我們去的人最好能代表我們江南武林各派。無形中警告他：得罪俞胡，便是得罪我們江南整個武林。」大家遂又轉勸一僧一道，青松無明只得首肯。跟著又勸俞胡姜三位：「趕快歇歇罷，省得到場說話沒精神。」

當時議定，大家又躺下，可就忘了在外面安人了。那邊武勝文在本鄉是人傑地靈，早就得著了信息！鏢行的祕密，他竟知道了多半。

歇到晨牌，胡孟剛跳起來道：「這可够時候了罷，我們去罷。」白彥倫道：「一清早堵被窩拜客，似乎差點。」胡孟剛道：「不早了，鄉下人起得早。」寶煥如道：「總該吃過早飯。」胡孟剛喚了一聲道：「把我急死了！」楚占熊等笑了；姜羽冲道：「胡二哥沉不住氣。你臉色不正，帶出熬夜的相來了。」胡孟剛心中有事，實在不能成眠。十二金錢俞劍平到底與衆不同，他居然說睡就睡，又很靈醒。歇了一刻，聞聲睜眼，坐了起來；看看天色道：「我們怎樣吃早飯？這里未必有飯館吧？」白彥倫道：「這可沒有，我們就煩廟裏的火居道人代做。」胡孟剛道：「趕緊做飯，吃完就走。」

於是又耗到吃早飯的時候。大家好好歹歹就算吃飽。俞劍平，胡孟剛，郝穎先，白彥倫，童冠英，青松道人，無明和尚，九頭獅子股懷亮，姜羽冲，一共九個人，都穿上長衣服，袍套靴帽，打扮齊楚。由程岳，喬茂，魏廉三人持帖，拿了預先備好的禮物，騎著馬，齊奔武勝文的家宅。走進巷口，便見兩個閒人溜來溜去；武勝文家門口還站著一個長工模樣的人。一見鏢行羣雄來到巷口，那兩個閒人抽身就走；向武家門口的長工打一手勢，那長工立刻翻身進宅。羣雄相顧，微微一笑。看這武宅，坐落巷南，是所高大房子，幾乎壓了半條巷，起脊門樓，高牆聳立，內似築有更道，與鄰舍的竹籬柴扉矯然獨異。衆人便要驅馬直抵門首，俞劍平擺手說：「不可。」就在巷外下馬。武勝文交游雖廣，像這些騎馬客人也不常見，頓時引來好多看熱鬧的。俞劍平姜羽冲等昂然入巷，由魏廉，喬茂看馬，程岳投帖。武宅門房出來一個長工，陪笑說道：「你老找那一位？」程岳道：「我們是江南俞劍平，胡孟剛幾位鏢頭，專誠拜訪貴宅主。」遂

把名帖遞過去。

長工接名帖一看，并列着九個人名，又看看禮單，笑道：「對不住，敝莊主現時沒在家。請你稍候，我進去言語一聲。」程岳忙道：「俞胡諸位久聞武莊主大名，這次是由打海州專程來的，務求一見。」長工道：「是是，我知道，請你稍候一會。」把禮單名帖都拿進去，好半晌不出來。

俞胡姜站在階前，餘衆在對門牆根立等。從宅內走出來一個人，又從巷東口進來一個人；良久，那長工才出來，滿臉陪笑道：「剛才跟我們管事的說了，諸位都是遠來的生朋友，偏巧宅主出門了，有失迎候，很對不起。不知諸位住在那裏，請留下地名；容宅主回來，一定趕緊答拜。禮單請先拿回去，敝管事不敢作主；等宅主回來，你再當面送。」這長工言語便捷，面澤齒皓，顯見不是鄉下人。程岳冷笑道：「噢，武莊主沒在家，未免太不湊巧了。這一次俞胡二位鏢頭是專誠求見；不見佛面，不能輕回。我們久仰武莊主武功驚人，交游很廣，斷不會不賞臉。請仔細看看這名單，列名的這幾位都是親到的，人數不多，可都是江南各宗各派的武林知名之士；素常散居各處，如今聚在一起，就是專爲向武莊主領教，是有事情才肯來的。請你費心再回稟一聲，武莊主如在近處，不妨請他回來；我們在這裏稍候一會。」程岳說這話聲音很大，爲的是要師傅聽見。俞劍平，姜羽冲微然一笑，往前挪了一步，登上台階。忽從裏面走出一個長衫人，年在中旬，精神滿面，用沈重的聲調說道：「長福，甚麼事？客人還沒有走麼？」

程岳張目道：「足下是那一位？我們是從遠地專誠來拜武莊主的。」長工忙道：「這是我們管事先生，：先生，剛才我把宅主不在家的話說了，這位說：客人全是武林名家，各處聚來的，一定要看看宅主，不見佛面，不肯空回。：可是這話麼？」程岳正色道：「一點不錯，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管事先生走過來，向程岳舉手笑道：「俞鏢頭是親到的麼？那可勞動了。敝東確才出門，不過今天一準回來。」且說且看道：「那一位是俞鏢頭，童鏢頭？」俞劍平打量此人，拱手答道：「就是敝人姓俞，足下貴姓？武莊主究竟何時可以賜見？」



那人答道：「原來是俞鏢頭，久仰久仰！在下姓賀。俞鏢頭乃是江南第一流有名武師，今天光臨荒莊，真是幸會，只可惜敝東出去了。哦，怎麼還有別位武林名人，越發的我不敢當了，那麼辦，我替敝東暫且擋駕，你老先請回。敝東昨天看朋友去了，原說今天回來。回頭我就派人請他去，我一定把諸位這番賞光盛意，告知敝東，敝東一定要答拜的。」滔滔不絕，堅詞擋駕，却又力保今天回拜。這人又索過名帖，點名問訊衆人。

姜羽冲發話道：「我們這幾個人已經具名在帖上了，請無須乎逐個動問，請你轉告貴東，我們先回去，過午再來，倒不勞他答拜。」胡孟剛大聲說道：「我們遠道而來，定要見一見！」

俞姜退下台階，管事人還說客氣話，衆人早已走出來，出巷上馬，逕回藥王廟；却有程岳，魏廉留在巷外把着。這一次拜訪，武勝文竟拒而不見。馬氏雙雄問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姜羽冲道：「他們許是驟聞俞大哥親到，有點驚疑，也許怕我們報官捉他。」童冠英道：「對！他們鬧的太不像，可是避不見面，行麼？」俞劍平也覺這一次拒不見面，出乎意外。胡孟剛更是有氣，拍案發恨道：「不行，這不行！我看他一定不跟我們見面了，我們得跟他動真的！」

正說處，外面有脚步声。跟着聽見一個響亮的喉嚨叫道：「俞鏢頭在這院住麼？」戴永清忙迎出去道：「你是那位，要找誰？」俞劍平，童冠英探頭望見，道：「哦，原來是武莊主家的管事賀先生。」還同着一個黑臉漢子，一個瘦子，共是三人，前面由藥王廟的火居道人引路，從大殿轉到禪房來。

俞劍平等迎出禪房，這位賀管事三人遠遠的作揖道：「俞鏢頭，胡鏢頭，沒有累着啊！」讓進屋來，未容遜座，便遞上武勝文的一紙名帖，手中還捏着一大把紅柬，道：「俞鏢頭，胡鏢頭，郝鏢頭，白鏢頭，諸位請了！……剛才諸位走後，在下立刻打發人給敝東送信，敝東一聽，後悔得了不得。敝東乃是鄉下人，素日最好交朋友。衆位都是武林名人，貴客遠臨，敝東很覺榮耀，恨不得和諸位立刻見面。無奈敝東今天出門實在有事躡身，不能恭送；所以忙着打發我來安駕。敝東準過午回宅，申牌時候設個小酌，恭請諸

位賞光，到敝宅聚聚。敝東理應回拜，不能親來；因恐諸位怪罪，所以順便教小弟轉達一聲。鄉下地方沒有可吃的東西，這不過是一杯水酒！」環顧衆人道：「屆時務請諸位英雄賞臉，統統全去。敝東本打算教彌差長福來請，又怕他笨嘴笨舌；末後還是由小弟來了；真是簡慢的了不得，諸位千萬原諒。哦，我還忘了一句話，敝東自慚卑微，不足以待高賢；另外還邀了幾位陪客，也都是武林同道，是諸位很願意見面的。」

說到這裏一頓，眼釘着衆人。衆人俱都聳然一動，互相顧盼。胡孟剛失聲道：「哦，還有陪客，是我們願見的？」姜羽冲忙拿眼光暗攔他，大聲說道：「貴東也太客氣了。怎麼還有別位武林朋友，都是誰呢？」

賀管事道：「談不到客氣，敝東還覺着抱歉呢。」把下半句問話，竟拋去不答，姜羽冲不肯放鬆，又緊追一句道：「陪客都是那幾位？說出來我也許認識。」管事笑道：「敝東交遊很廣，我也說不上來。」說着把紅帖散給衆人道：「俞，胡，姜，諸位鏢頭，還有白彥倫白爺，郝穎先郝爺，都到敝宅去過，我是認得的。這位是青松道長，這位是無明方丈。這是請帖，請你晒收，；還有別位，恕我眼拙認不清。那一位是童冠英童老英雄？那一位是殷懷亮殷老英雄？……」他的意思要把帖遞到每人手內，就此認清面目。沒影兒魏廉搶過來，把帖接到手內道：「你交給我吧，請坐下吃茶。」

鏢行羣雄想不到：子母神梭武勝文會來這一手，竟挑明帘，發請帖，激請赴筵。胡孟剛瞪着眼，看看俞劍平，看看姜羽冲，不曉得敵人之宴，應否踐約。別位鏢客也很納悶，剛才登門拒見，現時設筵相邀，猜不透武勝文弄何把戲。（那知人家起初乃是留出空來，集衆一議；現下設筵相召，又是謀定而行。）

當此時，鏢客都看着俞劍平和姜羽冲；這一番或赴筵，或謝絕，要言下立決；當着人沒有商量餘地。俞劍平說道：「賀先生，謝你費心！不知申牌時候，貴東能到麼？」賀管事道：「敝東乃是主人，一定要到的。」俞劍平脫然說道：「好，請帖我本不敢領，但既承貴東錯愛，自當趨候。只要杯茗共談，就很好。」

了，賜酒却不敢領；我們是生客，焉有乍會面就叨擾之理；不過座上還有別位武林，我俞劍平又該替貴東當知客的了。」遂在請柬上，打了一個「知」字，仰面道：「我準時踐約，請貴東務必準時到場。」

轉瞬到了申牌。俞劍平，姜羽冲檢點赴筵的人數。預備入座的只八個人，是俞胡姜而外，有霹靂手重冠英，漢陽郝穎先，無明和尚，青松道人，和寶煥如鏢頭。隨行的是重門弟子郭壽彭，俞門弟子黑鷹程岳。其餘的人由九頭獅子殷懷亮，馬氏雙雄率領，暗帶兵刃，做爲外援。俞劍平道：「赴筵的人太多了。」衆人說：「不可不小心。」

八個人打點要走，忽又有人來到藥王廟。那個賀管事陪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紫面紳士，騎馬來請。見了俞胡，說道：「筵已擺好，請諸位賞光。」俞劍平笑道：「武莊主太客氣，還用人催請？」竟慨然允行，一齊上馬。來到巷口，離武宅尙遠，忽然轉了灣。俞劍平道：「怎麼不在武宅麼？」紫面紳士陪笑道：「武莊主說，窄房淺屋，難以招待高賢，他是臨時借座的。好在離這裏不遠，也在巷內。」童冠英和姜羽冲互看了一眼，也不言語，心中都想：「武勝文到底有些顧慮呀。」

引到另一處宅子，比武宅較小，倒很整潔。紫面紳士下馬，早有僕役模樣的人過來照應；俞劍平也都下了坐騎。二門內闐然出來一個金剛般的大漢，穿一身華服，大聲說：「俞鏢頭請來了麼？」舉目一看，賀管事道：「這就是俞鏢頭，胡鏢頭。」那大漢大笑道：「幸會，幸會！我就是武勝文，久仰的很了，請裏面坐。」跟武勝文出來的，高高矮矮，還有六七個人，一看更知不是鄉農。

鏢行羣雄細看這院子，小小四合房，旁通跨院，似有一塊廣場。正房三間全都通開，已擺好了席座。俞劍平看了看東西廂房，心中明白，這裏大概是個學房兼練武場，一定也是武勝文的產業。子母神梭把俞劍平等讓進去，有許多僕役獻茶裝菸。賓主就座敘話；彼此互叩姓氏，互相打量，鏢行這邊，人人據實報名。武勝文那邊一個瘦老人自稱姓魏，一個胖老人自稱姓王，二老爺戴墨鏡，一個壯漢自稱姓熊，一個美如女子的少年自稱姓雲，其餘的人沒有通名。

